

列傳第十八

金史八十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熙宗二子

濟安

道濟

斜卯阿里

突合速

烏延蒲盧渾

赤盞暉

大莫

木名搭不盤 本名蒲速越

阿里補

子方

熙宗諸子悼平皇后生太子濟安賢妃生魏王道濟

濟安皇統二年二月戊子生於天開殿上年二十四始有

皇子喜甚遣使馳報明德宮太皇太后五日命名大赦天下三月甲寅告天地宗廟丁巳剪髮奏告天地宗廟戊午冊爲皇太子封皇后父太尉胡塔爲王賜人口馬牛五百駝五十羊五千隨朝職官並遷一資皆有賜己未詔天下十二月濟安病劇上與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禱曲赦五百里內罪囚是夜薨謚英悼太子葬興陵之側上送至烏只黑水而還命工塑其像于儲慶寺上與皇后幸寺安置之海陵毀上京宮室寺亦隨毀

道濟皇統三年命爲中京留守以直學士阿懶爲都提點張玄素爲同提點左右輔導之俄封魏王封其母爲賢妃初居外至是養之宮中未幾熙宗怒殺之

贊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諳班勃極烈即帝位諳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爲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斜卯阿里父渾坦穆宗時內附數有戰功阿里年十七從其伯父胡麻谷討詐都獲其弟沙里只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渾坦攻之遇敵於木里門甸力戰久之阿里挺槍馳刺其將於陣中敵遂潰渾坦與石適歡合兵於徒門水阿星首敗敵兵取其二城高麗入寇以我兵屯守要害不得進乃還阿里追及于曷懶水高麗人爭走水上阿里乘之

殺略幾盡遂合兵于石適歡道遇敵兵五萬擊走之又與石適歡遇敵七萬阿里先登奮擊大敗之石適歡曰汝一日之間三破重敵功豈可忘乃厚賜之幹塞烏睹本攻馳吉城阿里鑿墉爲門日已暮不可入以兵守之旦日遂取其城烏睹本以被甲并乘馬賜之從攻下寧江州授猛安又從攻信州賓州皆克之遼人來攻孛董忽沙里城阿里率百餘騎救之遼兵數萬阿里兵少乃令軍士裂衣多爲旗幟出山谷間遼兵望見遯去蘇復州叛衆至十萬旁近女直皆保於太尉胡沙家築壘爲固敵圍之數重守者糧芻俱盡牛馬相食其駟尾人易子而食夜緹二人出告急於阿里阿里赴之內外合擊之破其衆於闢離密罕水上勦殺幾盡水爲之不流蒲离古胡什吉水馬韓島凡十餘戰破數十萬衆契丹奚人聚舟千艘將入于海阿里以二十七舟邀之中流矢卧舟中中夜始蘇敵船已入王家島即夜取海路追及之敵走險以拒阿里以騎兵邀擊再中流矢力戰不退竟破之盡獲其舟於是蘇復州婆速路皆平攻顯州下靈山縣取梁魚務敗余睹兵功皆最後與散睹魯屯高州契丹昭古牙九斤合興中兵數萬攻胡里特寨阿里以八謀克兵救之胡里特先往敗於城下阿里指陣前緋衣者二十餘人曰此必賊酋也麾兵奮擊皆殺之

餘衆大潰來州隰州兵圍胡里特城聞阿里來救即解圍去闍母討張覺有兵出樓峯口山谷間阿里散篤魯忽盧補三猛安擊敗之宗望代闍母討張覺阿里再敗平州兵及伐宋阿里別擊宋兵敗之孟陽之役阿里扼橋渡力戰明年再伐宋至保州中山累破之進圍真定阿里與婁室豁魯乘風縱火焚其樓櫓諸軍畢登克其城師至河上粘割胡撒擊走宋人扼河津兵數千遂渡河諸將分出大名境阿里破敵四百盡殪遂圍汴汴中夜出兵來焚攻具阿里與謀克常孫陽阿禦之其衆大潰還攻趙州降之六年伐宋主取陽穀莘縣敗海州兵八萬人海州破賊船萬

餘於梁山泊招降滕陽東平泰山群盜盜攻范縣擊走之獲船七百艘宗弼攻下睢陽與烏延蒲盧渾先以二千人往招壽春具舟淮水上時康民聚賈船四百與壽春相近木列速以騎四百破康民斬馘數千與當海大吳破賊十萬於淮南比至江連破宋兵獲舟二百艘宗弼至江寧阿里蒲盧渾別降廣德軍先趣杭州去杭十餘里遇宋伏兵二千取我前驅甲士三十人阿里使諸軍去馬搏戰伏兵敗皆逼死於水宗弼至餘杭而宋主走明州阿里與蒲盧渾以精騎四千襲之破東關兵濟曹娥江敗宋兵於高橋鎮至明州頗失利宋主已入于海乃退軍餘姚宗弼使當

海濟師遂下明州執宋守臣趙伯諤進至昌國縣宋主自昌國走温州由海路追三百餘里弗及遂隳明州與宗弼俱北歸睿宗經略陝西駐涇州阿里先取渭州睿宗趨熙河阿里斜喝韓常三猛安爲前軍十二年與高彪監護水運宋以舟師阻亳州河路擊敗之追殺六十餘里獲其將蕭通破漣水水寨賊盡得其大船遂取漣水軍招徠安輯之天眷間盜據石州阿里討之粘割胡撒與所部先登遂克其城石州平宗弼再伐宋阿里已老督造戰船宋稱臣詔賜阿里錢千萬自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習舟楫江淮用兵無役不從時人以水星目之爲迭里部節度使歷

順義泰寧軍歸德濟南尹八德初致仕加特進封王正

例封韓國公召赴闕命造戰船以疾薨年七十八謚智敏

阿里性忠直多智略兄弟相友愛家故饒財以已猛安及財物盡與弟愛拔里愛括里不肯受逃避歲餘阿里終與之

突合速宗室子孛罕塞人初隸萬戶石家奴麾下嘗領偏師破雲中諸山寇盜宗望攻平州遣突合速討應州賊平之撫安其民而還及伐宋在宗翰軍以八謀克破石嶺關屯兵數萬殺戮幾盡師至太原祁縣降而復叛突合速攻下之進取文水縣後從諸師列屯汾州之境宋河東軍帥

郝仲連張思正陝西軍帥張開索及其統制馬忠合兵數萬來援皆敗之宗翰帝伐至潞還太原猶未下即留完顏銀木可總督諸軍經略其地於是宋援兵大至突合速從馬五沃魯破宋兵四千于文水聞宋將黃迪等以兵三十萬柵于縣之西山復與耿守忠合兵九千擊之殺八萬餘人獲馬及資糧甚衆不可制置使姚古率兵至隆州谷突合速與拔离速以步騎首四餘禦之种師中兵十萬據榆次銀木可乃召突合速使中分其兵而還與活女等合兵八千擊敗之斬師中于殺能頡頡宋將張灝以兵十萬營于文水近郊復與拔离速擊破之潞州復叛宋兵號十七萬骨赧

突合速拔离速皆被圍突合速麾軍士下馬力戰遂潰圍而出及再舉伐宋宗翰命婁室率軍先趨汴婁室至澤州突合速沃魯以五百騎為前驅往招河陽先據黃河津宋兵萬餘背水陣進擊敗之皆擠于水遂降河陽汴京平諸將西趣陝津略定河東郡縣突合速取憲州遇其援軍擊敗之生擒其將李董壽瑰木魯等攻保德未下突合速遣兵助擊梯衝並進遂克其城李董烏谷攻石州屢敗亡其三將軍士歿者數百人突合速謂烏谷曰敵皆步兵吾不可以騎戰烏谷曰聞賊挾妖術畫馬以擊其足疾甚奔馬步戰豈可及之突合速笑曰豈有是耶乃令諸軍去馬戰

盡殪之六年宗輔駐師鄧州突合速馬五拔烏速西取均
房遂下其城攻唐蔡陳州及潁昌府皆克之天眷初除彰
德軍節度使三年為元帥左監軍皇統八年改濟南尹天
德間封定國公授世襲千戶卒年七十二正隆二年贈應
國公初突合速以次室受封次室子因得襲其極安及分
財異居次室子取奴婢二百口正室子得八百口久之
正室子爭襲連年不決家貲費且盡正室子奴婢存者二
百口次室子奴婢存者纔五六十口世宗聞突合速諸子
貧窘以問近臣具以爭襲之故為對世宗曰次室子豈當
受封邪遂以嫡妻長子襲

烏延蒲盧渾曷懶路烏古敵昏山人父孛正事頃之伐宋
將軍蒲盧渾膂力絕人能挽強射二百七海陵欲渡江蒲
虎俱以勇健隸闍母軍居帳下攻黃龍府渡海陵怒曰汝
敗于兔耳山張覺復整兵來諸將皆不敢沮吾兵事設不
望之乃給諸將曰敵軍少多擊可破也若自愛豈有不死
遂合戰破之郭藥師蔡靖以燕京降蒲盧遣別將先渡江
伺察城中居民去就遂將漢兵千隸完顏餘人皆陷沒海
攻晉皇取之獲人畜甲仗萬餘汴城破日京留守世宗召
戰槍刺中蒲盧渾手戰益力遂敗宋軍臨宿將久練兵事
為右輔元帥已定關陝議取劔外諸州事賜衣一襲進

府承制以蒲盧渾為河北西路兵馬都
州蒲盧渾與蒙迺將萬騎襲之宋主已
與訶卯阿里俱從宗弼自淮西渡江取
宋主走明州再走温州由海道追三百
語在阿里傳天眷二年授鎮國上將軍
官皇統六年授世襲謀克起為延安尹
仕海陵遷中都起為歸德尹就其家授
吐鶻馳驛之官蒲盧渾留數十日已違
京師至薊州見海陵于獵所明日從獵
年老尚能馳逐擊獸健捷如此賜以御服

八年孫扎虎遷
管謀克
軍以張為氏後
校遼季以破賊
輔六年降仍命
張覺皆與有功
伐宋孟陽之戰
追殺至城下訖
真定暉皆與焉
二謀克兵擊走

子少師進太子太保改真定尹入判大正
以本官行右領軍副都督事師次西采石
盧渾曰宋軍船高大我船庫小恐不可渡
昔從梁王追趙構於海島皆大舟耶今乃
能遽渡江不過有少損耳爾年已七十縱
理耶明日當與奔睹先濟既而復止之乃
舟小不可戰遂失利兩猛安及兵士二百
陵遇害軍還大定二年至中都上謁除東
問年幾何對曰臣今年七十三矣上曰卿
年雖老精神不衰因命到官每旬月一視
和尙原元帥

階開府儀同三司仍封幽國公是歲卒十
廣威將軍襲烏古敵魯山世襲猛安并親
赤盞暉字仲明其先附於遼居張皇堡故
家萊州暉體貌雄偉慷慨有志略少遊鄉
功授禮賓副使領萊隰遷潤四州屯兵天
領其衆從闍母定興中府義錦等州及破
以粟萬五千石助軍授洺州刺史宗望初
敵之中軍巡薄宗望營暉與諸將擊敗之
師還數立戰功明年再舉伐宋攻下保州
進圍汴宋人夜出山兵二萬襲我攻具暉以
官及宋主在揚
破其餘兵後
宗弼入杭州
隲明州而歸
國軍以疾去
衣一襲尋致
銀牌襲衣玉
聽致仕召赴
孤海陵曰獨
幽國公除太

之凡城中出兵拒戰暉之所當無不勝捷既克宋還從攻
河間敵將李成以雄莫之兵來援暉與所部迎擊馬傷而
隨暉輒奮起步鬪竟敗成兵是日凡七戰皆勝敵人多逼
死濠隍間暉兩臂亦數中流矢賊將劉先生以兵二萬夜
襲營暉力戰達旦賊始敗走皆溺死于水暉復傅城力戰
如是連月諸軍四面合攻遂克之加桂州管内觀察使因
留撫河間時居民皆為軍士所掠老幼存者亡幾暉下令
軍中聽贖還之未幾皆按堵如故從睿宗經畧山東既攻
下青州復從闍母攻濰州暉督其裨校先登而城中積薪
交乘風縱火發機石暉率將士衝冒而下力戰敗之軍還

復以三十騎破敵于范橋帥府承制加靜江軍節度使進
攻城中砲出幾中暉拂其甲裳裂之暉益奮攻卒破其城
又從攻泗州克之還屯汶陽破賊衆于梁山樂獲舟千餘
移軍攻濟州既敗敵兵因傅城諭以禍福乃舉城降暉約
束軍士無秋毫犯自是曹單等州皆聞風而下從攻壽春
歸德及渡淮爲先鋒遇重敵于秀州蘇州皆擊敗之遂至
餘杭通糧餉治橋道暉之力爲多乃還載資治通鑑版以
歸大軍過江寧徙其官民比渡時暑多疾疫老弱轉死道
路其知府陳邦光者訴于宗弼怒將殺之暉曰此義士也
力營救之竟得免富平之戰暉左右翼遇濶而敗睿宗念

其前功杖而釋之師至熙河暉別降諸寨將鈐轄及吐蕃
酋長等并民戶萬五千餘蘭州叛與訛魯補等攻下之獲
河州安撫使白常熙河路副都總管劉維輔以獻還攻慶
陽兩敗重敵殺其將戴巢師還遷歸德軍節度使宋州舊
無學暉爲營建學舍勸督生徒肄業者復其身人勸趨之
屬縣民家奴王夔有嘗業進士暉以錢五十萬贖之使卒
其業夔後至顯官洛州吏龐乙卒於官其孤貧不克葬暉
爲營治葬事且資給其家十三年復從大軍渡淮還鎮丁
母憂尋以舊職起復既廢齊爲安化軍節度使天眷三年
復河南宋人乘間陷海州帥府以登萊沂密四州委暉經

畫敵無敢窺其境者為定海軍節度使尋改濟南尹累遷
光祿大夫俄以罪罷久之起為昌武軍節度使天德二年
遷南京留守尋改河南路統軍使授世襲猛安拜尚書右
丞封河內郡王歲餘拜平章政事封戴王正隆初出為興
平軍節度使正隆降王爵為樞密副使封景國公未幾復
為左丞封濟國公尋除大興尹封榮國公薨年六十五大
定間謚曰武康子師直登進士第

大臭本名撻不野其先遼陽人世仕遼有顯者太祖伐遼
遼人徵兵遼陽時臭年二十餘在選中遼兵敗臭脫身走
寧江寧江破臭越城而逃為軍士所獲太祖問其家世因

收養之收國二年為東京奚民謀克是時初破高米昌邑
京旁郡邑未盡服屬使臭伺察反側有聞必達太祖以為
忠實授猛安兼同知東京留守事取中西兩京隸闡母軍
遼軍二十萬來戰吳王使臭以本部守營臭堅請出戰不
許或謂臭曰戰危事獨苦請何也臭曰丈夫不得一決勝
負尚何為苟臨戰不捷雖死猶生也吳王聞而壯之乃遣
出戰既合戰闡母軍少却遼兵後躡之臭麾本部兵橫擊
殺數百人由是顯名軍中天會年宗望伐宋信德府居
燕汴之中可駐軍以濟緩急欲涉之恐不能亟下議未
決臭獨率本部兵選善射者射其城樓別以輕銳潛升於

樓角之間遂克其城軍至濬州宋人已燒河橋宗望下令軍中有能先濟者功爲上臭捕得十餘舟使勇悍者徑渡擊其守者而奪其成柵由是大軍俱濟明年再伐宋授萬戶賜金牌旣破汴京臭爲河間路都統已克河間閭女怒其不早降因縱軍大掠臭諫止之已掠者官爲贖還除河間尹從攻襲慶府先一日臭命軍士預備釜錘及薪旣傳城諸將方經營攻具未鳴鼓臭軍有素備遂先登軍帥以臭未鳴鼓輒戰不如軍令請罪臭朝廷釋弗問仍例賞之宗弼伐江南濟淮宋將時康民率兵十七萬來拒臭率本部從擊敗之復以騎二千與當海擊敗淮南賊十萬殺萬餘八王善來降將渡江臭軍先渡舟行去岸尚遠宋列兵江口臭視其水可涉以麾兵捨舟趨岸疾擊之宋兵走大軍相繼而濟俄遇杜去兵六萬於江寧之西臭與鵬盧補擊走之師還臭留爲揚州都統經畧淮海高郵之間再爲河間尹兼總河北東路兵馬十一年入見太宗賜坐慰勞甚久特遷太子太保賜衣一襲馬二匹及鞍轡鎧甲改元帥右都監齊國廢臭小京熙宗念臭久勞降御書寵異之天眷三年罷漢渤戶謀克以臭舊臣獨命依舊世襲千戶是歲拜元帥六年軍宗弼再伐宋宋人稱臣乞和遂班師臭獨留汴行二年事皇統三年加開府儀同三

司八年進左監軍天德二年改右副元帥兼行臺左丞遷平章行臺省事進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如故海陵疑左副元帥撒离喝以爲行臺左丞相使臬伺察之詔軍事不令撒离喝與聞撒离喝不知海陵意旨每與臬爭軍事不能得遂與臬有隙海陵竟殺撒离喝召臬入丞相封神麓郡王四年下請老爲東京留守貞元三年拜太傅領二省事累封漢國王十二月有疾海陵是歲薨年六十八海陵親臨哭之詔有司廢三日其三日當賜三國使館燕以不賜教坊樂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宣諭之贈太師晉國王謚傑忠遣使護喪歸葬

正隆奪王爵贈太傅梁國公子磐

磐本名蒲速越以大臣子累官登州刺史襲猛安大定三年除嵩州刺史從僕散忠義伐宋有功五年召爲符寶郎遷拱衛直都指揮使初磐以伐宋功進官一階磐心少之頗形于言上聞之下吏按問杖一百五十改左衛將軍詔求良弓磐多自取及護衛入直者輒以已意更代護衛畢室告其事詔點檢司詰問磐有妹在宮中爲寶林磐屬內侍僧兒負思忠使言于寶林曰我無罪問事者迫我使自誣服寶林訴于上上怒杖僧兒一百磐責隴州防禦使上戒之曰汝在近密執迷自用朕以卿父之功不忍廢棄姑

令補外其思勉之改亳州防禦使遷武寧軍節度使坐事
除名起爲韓州刺史改祁州刺史復坐事削四官解職久
之尚書省奏大磐以年當叙上曰剛暴之人屢冒刑章不
可復用太傅大臬別無嫡嗣其世襲猛安謀克不可易也
阿离補宗室子系出景祖屢從征伐滅遼舉宋皆有功天
會九年睿宗經略陝西阿离補爲左翼都統與右翼都統
宗弼撫定鞏洮河西寧蘭廓等州軍來賓定遠和政甘峪
寧洮安隴等城寨及鎮堡蕃漢營部四十餘處漢官軍民
蕃部首長甚衆於是涇原熙河兩路皆平詔以兄猛安沙
离質親管謀克之餘戶以阿离補爲世襲謀克天會十二

年爲元帥右都監十五年遷左監軍天眷三年從宗弼復
河南遷左副元帥皇統三年封譚國公六年爲行臺左丞
相元帥如故是歲薨大定間大褒功臣圖像衍慶宮歡都
死康宗時不及與馳騫遼宋之郊然而異姓之臣莫先焉
故定衍慶亞次功臣代國公歡都金源郡三石土門徐國
公渾黜鄭國公謾都訶僕國公石古乃濟國公蒲查韓國
公斜卯阿里元帥左監軍拔离速魯國公蒲察石家奴銀
青光祿大夫蒙适隨國公活女特進突合速齊國公婆盧
火開府儀同三司烏延蒲盧渾儀同二司阿魯補鎮國上
將軍烏林蒼泰欲太師領三省事勗太傅太臬大興尹赤

蓋暉金吾衛上將軍耶律馬五驃騎衛上將軍韓常并阿
高補咸著勳焉子言方言別有傳

方以宗室子累官京兆少尹遷陝西路統軍都監方專事
財賄不恤軍旅詔戒之曰卿宗室舊人乃縱肆敗法惟利
是營朕甚惡之自今至於後日萬一爲之必罰無赦大定
三年遷元帥右都監轉元帥左監軍改順天軍節度使上
曰卿本無功歷顯仕不能接僚友往往交惡在京兆貪鄙
彰聞至無謂也朕念卿已過中年必能悔改慎勿復爾除
西南路招討使朝廷以兵部郎中高通爲招討都監以佐
之詔通曰卿到天德母以其官長曲從之也簡閱沿邊士

卒母用孱弱之人母以僕_代役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

以騎射爲樂今則奕碁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從其居
處之便亦不可召集擾之文之方坐強買部人馬二匹罰

一階解職降耀州刺史通亦坐賊除名方後遷橫海軍節

度使入爲同簽大宗正事簽書樞密院事初阿魯當授謀

克未封而薨烏帶受之烏帶死兀谷補襲之兀谷補死烏

也阿補當襲是時已降海陵爲庶人世宗以烏帶在熙宗

逆黨中其子孫不合受封停封者久之而阿高補功亦不

可廢絕特詔方襲之云

賚曰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蓋暉大臬阿高補

等六人皆收國以來所謂能事之士不二心之臣也其功
有可錄者焉

列傳第十九

金史八十一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鵠謀琶

迪姑迭

阿徒罕

夾谷謝奴

阿勒根沒都魯

黃擗敵古本

蒲察胡蓋

夾谷吾里補

王伯龍

高彪

温迪罕蒲里特

伯德特里補

耶律懷義

蕭王家奴

田灝

趙賊

鵠謀琶木吉水斜卯部人也性忠直寬厚重節義勇於戰

父阿鶻士贈金吾衛上將軍穆宗時鶻謀毳內附先遣子
寧吉從間道送款遂使活里曠與鶻謀毳合軍攻降諸部
因領其衆與弟胡麻谷渾坦姪阿里等攻下諸城從撒改
破塢塔城穆宗屢賞之破高麗戍兵與石適歡討平諸部
蒲察部雅里孛董與其兄弟胡八雙括等欲叛歸遼鶻謀
毳執之送于康宗賜賚甚厚破高麗曷懶甸及下陞魯城
有功天輔六年卒年七十二天眷中贈銀青光祿大夫
迪姑迭温迪罕部人祖扎古廼父阿胡迭世爲胡論水部
長迪姑迭年二十餘代領父謀克攻寧江州敗遼援兵獲
甲馬財物攻破奚營回至韓州遇敵二千人擊走之幹魯

古與遼人戰于咸州兵已却迪姑迭以本部兵力戰諸軍
復振遂大破之護步谷岡之役乙里補孛董陷敵中迪姑
迭援出之攻黃龍府身被數創授猛安天輔七年從上至
山西病卒年四十七天眷中贈光祿大夫

阿徒罕温迪罕部人年十七從撒改幹帶等討平諸部皆
身先力戰高麗築九城于曷懶甸幹塞禦之阿徒罕爲前
鋒高麗有屯于海島者阿徒罕率衆三十人夜渡焚其營
柵戰艦大破之遂下馳吉城既而八城皆下功最遼兵自
寧江州東門出阿徒罕逆擊盡殪之以功授謀克從攻黃
龍府力戰身被數十創竟登其城後與烏論石準援照散

城阿徒罕請乘不備急擊之遂夜過益褪水詰朝大敗之
幹魯上其功賜幣與馬天輔四年五月疾病賜良馬一匹
詔曰汝安則乘之年六十五卒上悼惜之遣使弔祭以馬
爲贈阿徒罕爲人孝弟好施惠健捷善弋獵至角觝擊鞠
咸精其能

夾谷謝奴隆州納魯悔河人也國初祖阿海率所部來歸
獻器用甲仗父不刺速襲本部勃董從太祖伐遼授世襲
猛安親管謀克爲昌懶路都統謝奴其長子也長身多鬚
善騎射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既冠首一父見太祖
命佩金牌總領左翼護衛西京未下謝奴獲城中生口乃

知城中潛遣人求救於外都統府得爲之備却其救兵西
京乃下自燕京還過判泥恩納阿遇敵於隘謝奴身先士
卒射殺敵中先鋒二人敵潰走總管蒲魯虎以甲及馬贈
之後領其父猛安從攻和尚原出仙人關宋兵據險猛安
雖訛只突戰不克謝奴選麾下五十人戰克之與吳玠相
拒烏里雅行陣不整吳玠乘之謝奴領兵逆戰遂大破敵
計前後功襲其父猛安謀克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宋人欲
潛兵襲取石閏諸管謝奴自渭南大禹鎮掩其伏兵射中
其軍帥宋兵敗走多獲旗幟兵仗帥府厚賞之除華州防
禦使入爲工部侍郎遷本部尚書改平涼尹昭義軍節度

使大定初卒

阿勒根沒都魯上京納鄰河人也後徙咸平路梅黑河
偉美鬚髯勇毅善射國初伐遼沒都魯在軍中領謀克
安每遇敵往來馳突人莫敢當故所戰皆克皇統元年討
功擢宣威將軍明年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改移刺都丸
詳穩授世襲本路寧打渾河謀克為滑州刺史改肇州防
禦使蒲與路節度使遷驃騎上將軍是歲以年老致仕卒
累官金吾衛上將軍年七十三

黃攬敵古本世居星顯水從破寧江取咸州平東京路及
諸山寨柵皆有功從麻吉破遼將和尚節使兵七千於上
京復破那野軍二萬再從麻吉遇敵於阿鄰甸麻吉被創
不能戰敵古本率兵擊敗之勦殺殆盡從攻回鶻城破其
兵九萬敗木匠直撒兵於山後俘獲甚衆敗昭古牙之兵
三千獲其家屬而還攻平州張覺吾春被圍於西山敵古
本引兵救之解其圍并獲糧五千斛招降戶口甚衆從平
興中撫安其民人天會間大軍伐宋敵古本從取瀋開德
大名及取濟南高唐棣密等州皇統間以功襲謀克移屯
於壽光縣界為千戶六年授世襲千戶棣州防禦使卒
蒲察胡盞察出許水人年十八從軍其父特斡死襲為謀
克天輔間夏以兵三萬出天德路胡盞從婁室迎戰以兵

三百敗敵二千天會三年大軍攻太原城中出兵萬餘來
戰胡蓋以所領千戶軍擊之復敗敵兵三萬餘於榆次境
六年從婁室攻京北以所部兵屢與宋人接戰皆先登有
功七年取邠州遇宋人二十餘萬我軍右翼少却時胡蓋
為左翼千戶摧鋒陷陣敵遂敗去敗張浚富平復有功十
三年擊關師古於臨洮衆三萬餘從攻涇州從破德順秦
鞏臨洮河蘭等州破吳璘兵胡蓋皆有力焉授德順州刺
史改隴州防禦使鳳翔尹卒年五十五

夾谷吾里補暗上渾河人徙天德父兀屯討烏春窩謀罕
有功吾里補隸婁室帳下攻係遼女直招降太寧照三等

代婁室救幹魯古于威州敗遼兵于押魯虎城遼軍營遠

水吾里補五謀克軍乘夜擊之遼軍驚潰殺獲幾盡幹魯

伐高末昌吾里補以數騎奮擊于遼水之上復以四十騎

伏于津要遇其候騎擊之獲生口因盡知末昌虛實太祖

嘉之賞奴婢八人末昌駐軍於兔兒屯先據津要軍不得

渡吾里補與撒八射殺其先鋒二人末昌衆稍却大軍遂

渡遼水及攻廣寧軍帥選勇士先登吾里補與赤蓋忽沒

渾各領所部突入其陣大軍繼之遂拔廣寧太祖攻臨潢

吾里補面被重創奮擊自若賞以遼宮女二人遼主杲已

取中京吾里補以四十騎覘敵獲遼喉舌人因知遼主所

在後從都統幹魯定雲中從宗翰屯應州遼軍在近境吾里補以所部擊敗之宗望伐宋宋安撫使蔡靖請吾里補降婁室攻陝西諸郡往往復叛吾里補攻敗之敗張浚軍于富平吾里補先登睿宗賞以金器名馬遂以先鋒攻蘭州下其城加昭武大將軍授世襲猛安累官字特木部族節度使以老致仕封芮國公吾里補多智略膂力過人雖甚老勇健不少衰大定初劇賊嘯聚出特鄙關吾里補率鄉里年少逆擊之賊黨遂潰事聞賞賚甚厚大定二十六年卒一百有五歲

王伯龍瀋州雙城人也遼末聚黨為盜天輔二年率衆二

萬及其輜重來降授世襲猛安知銀州兼知雙州三年太祖攻臨潢伯龍與韓慶和以兵護糧餉輓夫千五百人皆授甲慶和已將兵行前伯龍從糧居後遇遼兵五千餘邀於路伯龍率輓夫擊敗之獲馬五百匹四年從攻下中京并克境內諸山寨為靜江軍節度留後五年真授節度使從宗望討張覺於平州伯龍先登馳擊手虜數十百人遷右金吾衛將軍白河之戰伯龍當其左軍摩兵疾馳蹂之宋軍亂我師乘勝奮擊敗之宗望伐宋伯龍為先鋒次保州遇敵五萬破之招降新樂軍民十餘萬大軍圍汴宋太祖討何臬以軍數萬出酸棗門伯龍以本部護擊多所斬獲

及破汴伯龍以治攻具有功進破孔彥舟鄆
 獲衆三萬於
 洛州是年同知保州兵馬安撫司事將兵數
 千攻北平拔
 之復取保州河間睿宗經略山東伯龍從攻
 青州未下城
 中夜出兵襲伯龍營伯龍不及甲獨被木
 石拒營門敵
 不得入因奮擊殺數十人已而軍士皆甲
 中殺傷宋兵不
 可勝計并獲其一將斬之及下青州第功
 伯龍第一六年
 還攻莫州降之加太子少保莫州安撫使
 破李固寨衆十
 餘萬於濮州濮城守城中鏖鐵揮我軍攻
 之不能剋伯龍
 被重甲首冠大金挺槍先登殺守陴者
 二十餘人大軍相
 繼而上遂剋之進攻徐州伯龍復先登
 充徐宿邳三路軍

馬都統敗高托山之衆十二餘萬於清河
 進擊韓世忠於
 邳州走之與大軍會於宿遷追世忠至揚州
 還攻泗州泗
 州守將以城降屯軍磁陽破陳宏賊衆四十
 餘萬破黃賊
 於單州進攻歸德軍帥遣伯龍立攻具伯龍
 從二十餘騎
 行視地形城中忽出兵千餘欲生得伯龍
 伯龍縱騎馳之
 敵兵亂墮墮而死者幾二日人破王善之衆
 於巢縣取廬
 州和州伯龍之功多軍渡木石擊敗岳飛
 劉一一路尚等兵
 獲芻糧數百萬計還過直隸道遇酈瓊韓世
 忠軍復戰敗
 之復為莫州安撫改知澤州太行群賊往往
 嘯聚伯龍皆
 平之天眷元年為燕京馬軍都指揮使從元
 帥府復收河

南權武定軍節度使兼本路都統宋兵據許州伯龍擊走之招復其人民是年秋泰安卒徙張肯驅脅良民據險作亂伯龍討平之皇統元年以本部從宗弼南伐攻破濠州而還三年為武定軍節度使改延安尹寧昌軍節度使天德三年改河中尹徙益都尹封廣平郡王卒年六十五正隆間例贈特進定國公

高彪本名召和失辰州渤海人祖安國遼興辰開三鎮節度使父六哥左承制官至刺史彪始生其父用術者言為其時日不利於已欲不舉其母為營護居數歲竟逐之彪隱於外家遼人調兵東京時六哥已老當從軍悵然謂所

親曰吾兒若在可勝兵矣所親具以實告因代其父行戰於出河店遼兵敗走彪獨力戰軍帥見之曰此勇士也令生致之幹魯攻東京六哥率其鄉人迎降以為榆河州千戶久之告老虎代領其衆都統杲攻中京彪領謀克從幹魯破遼將合魯燥及韓慶民於高惠之境已而駐軍武安合魯燥以勁兵二萬來襲從幹魯出戰與所部皆去馬先登奮擊敗之奚人負險拒命所在屯結彪屢戰有功宗聖攻平州彪徇地西北道破敵招降石家山寨再從宗聖宋為猛安師次真定彪率兵士七十人臨城築甬道城夜出兵焚攻具彪擊走之大軍圍汴以五十騎屯於東

水門宋人再以重兵出戰彪皆敗之師還屯鎮河朔復破敵於霸州擒其裨將祝昂河間夜出兵二萬襲我營壘彪率三謀克兵擊敗之天會五年授靜江軍節度使壽州刺史明年伐宋從帥府徇地山東攻城克敵數被重賞七年師至睢彪以所部招誘京西人民次柘縣其官吏出降彪獨與五十餘騎入城繼而城中三千餘人復叛彪率其衆力戰敗之撫安其民而還從梁王宗弼襲康王至杭州師還宋將韓世忠以戰艦拒於江北宗弼引而西將至黃天蕩敵舟三十餘來南岸其一先至者載兵士二百餘彪度垂及以鈎拽之賊舟數十躍入敵舟所殺甚衆餘皆逼死於水中明年從攻陝西師至寧州彪與宗人昂率兵三千取廓州始至有來降者言城東北隅守兵將謀爲內應彪即夜從家奴二人以登左右守者覺之彪與從者皆殊死戰諸軍繼進遂克其城從攻和尚原及仙人關與阿里監護漕糧并戰艦至亳州宋人以舟五十艘阻河路擊敗之擒其將蕭通擊漣水賊水寨進取漣水軍其官民已遁去悉招降之彪勇健絕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鎧歷險如飛及臨敵身先士卒未嘗反顧大小數十戰率以少擊衆無不勝捷齊國既廢攝滕陽軍以東諸路兵馬都統撫諭徐宿曹單滕陽及其屬邑皆按堵如故爲武寧

軍節度使頗贖貨嘗坐賊海陵以其勲舊杖而釋之改忻州防禦使歷安化安國武勝軍節度使遷行臺兵部尚書改京兆尹封郃國公以憂去官起復爲武定軍節度使歸德尹正隆例授金紫光祿大夫久之致仕復起爲樞密副使舒國公賜名彪卒年六十七謚桓壯彪性機巧通音律人無貴賤皆溫顏接之

溫迪罕蒲里特隆州移密閔阿胡勒出寨人也魁梧美髯有謀略以智勇聞都統杲取中京蒲里特權猛安領軍五千遇契丹賊萬餘與戰敗之出袞古里道敗敵八千餘至肅門葦道復以伏兵敗敵萬人太祖定燕自儒州至居庸

關執其喉舌人有頃賊二千餘人復寇臘門葦道蒲里特整隊先登賊識其旗幟望風而遁遂奮擊之親執賊帥皇統元年從梁王宗弼伐宋留軍唐州敵衆奄至蒲里特擊之大名軍萬四千號二十萬蒲里特率親管猛安身先士卒衝擊敵少却乃張左右翼併擊之敵衆散走而別遇兵二萬來援復以兵三千擊走之時邳州土賊嘯聚幾二十萬蒲里特軍三千分爲數隊急攻之賊潰去南京路遇敵軍二萬蒲里特以軍三千擊敗之是日有兵自城中出者復擊敗之皇統二年遷定遠大將軍同知鳳翔尹六年改京兆尹轉寧州刺史改西北路招討都監遷永定軍節度

使海陵南征改武衛軍都總管大定三年授開遠軍節度使改泰寧軍卒十九年以功授其子兀帶武功將軍本猛安奚出痕世襲謀克

伯德特高補奚五王族人也遼御院通進天會初與父捷不也歸朝授世襲謀克後以京兆尹致仕特高補招降松山等州未附軍民及招降平州蘇州境內督之耕作宗望伐宋特高補爲軍馬猛安與諸將留規取保遂安三州攻安肅軍河間雄保等兵十餘萬來救特高補率所部先戰大軍繼之大破其兵遂拔安肅特高補攝通判事降將胡愈陰結衆謀亂特高補勒兵擒愈及其衆五十餘人安肅

軍改爲州就除同知州事以磁州捕獲太行群盜元帥

以磁相二州屯兵屬之擒王會孫小十苗清等

薏濱州刺史廉入優等以母愛去官起復本職

史入爲工部郎中從張浩營繕東京宮室及田穀黨事起

薏省爲之一空特高補攝行六部事遷大理卿出爲同知

東京留守天德三年復爲大理卿同知南京留守丁父憂

起復洛州防禦使正隆盜起州縣無兵不能禦洛舊有河

附于城下特高補乃引水注濠中以爲固盜弗能近州賴

以安遷崇義軍節度使未幾告老歸田里卒特高補爲人

孝謹爲政簡靜不積財常曰俸祿已足養廉衣食之外何

用蓄積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

耶律懷義本名孛迭遼宗室子年二十四以戰功累遷同知點檢司事宗翰已取西京遼主謀奔于夏懷義諫止之不見聽乃竊取遼主廐馬來降太祖自燕還師留宗翰幹魯經略西方懷義領謀克從軍天會初帥府以新降諸部大小遠近不一令懷義易置之承制以爲西南路招討使乃擇諸部衝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賈諸部兵革之餘人多廣之自是衣食歲滋畜牧蕃息矣從宗翰伐宋降馬邑破鴈門屯兵進攻太原以所部別降清源縣徐溝鎮遂與諸別屯汾州之境時河東陝西路兵來救太原劉光世折

可求柵于文水西山懷義捕得生口盡知宋兵屯守要害乃分兵襲敗之明年再伐宋從婁室取汾州及其屬邑遂過平陽出澤潞以趨河陽所至皆降及大軍圍汴懷義屯京西汴城既下宋兵之出奔者邀擊盡之從攻鄭鄧州及討平鄭州叛者攻下濮州及雷澤縣從破大名東平府徐兗等州皆有功七年還鎮十年加尚書左僕射攻西北路招討使懷義在西陲幾十年撫御有恩及去老幼遮道攀戀數日不得發天眷初爲太原尹治有能聲改中京留守從宗弼過烏納水還中京以老乞致仕不許改大名尹命不赴治所止以俸廉給之每歲春水扈從餘聽自便明年

再請老得謝給俸廉之半海陵卽位封涿水郡王進封莘
王久之進封蕭王正隆例封景國公其子神都幹爲西北
路招討都監迎侍之官神都幹從海陵南征懷義卒于雲
中年八十二

蕭王家奴奚人也居庫党河爲人魁偉多力未冠仕遼爲
太子率府率天輔七年都統杲定奚地王家奴率其鄉人
來降命爲千戶領之奚王回鹵保旣死其親黨金臣阿古
者猶保撒葛山王家奴與突撚往討之生擒金臣阿古者
降其餘衆時平灤多盜王家奴以所部屢破賊兵斬敵執
俘數被賞賚宗望伐宋敗郭藥師於白河亦與有功至河

上宋兵扼津要與諸將擊敗之進圍汴破其東門兵明年
再伐宋宗望軍至中山諸門分兵出戰焚我攻具析州河
間各以兵來援皆敗之師還屯鎮河朔濱州賊葛進聚衆
數萬臨淄亭董照里以騎兵二千討之王家奴領謀克先
登方戰大破其衆明年攻滄州宋兵拒戰復從照里擊走
之宋將徐文以舟百艘泊海島卽以商船十八進襲斬首
七百級獲舟二十天會八年除靜江軍節度使授世襲千
戶從梁王宗弼征伐爲萬戶還爲五院部節度使天德二
年改烏古迪烈招討都監卒

曰顯字默之興中人遼天慶八年進士歷官金部員外郎

權歸德節度使太祖定燕灑舉四州版圖歸朝加都官郎中權節度使事四遷知真定府事招降齊博游貴等賊衆五千餘人已而貴復叛去灑遣齊博偽叛從貴因令伺間殺之降其衆賊壘悉平三遷行臺左丞彰德軍節度使是時新定力役灑蠲籍之半而上之故相之繇賦比他州獨輕徙同知河北東路都總管改同簽燕京留守司事民遽留不得出易服夜去改河東南路轉運使尋改絳陽軍節度使居三年以疾請謝事徑解印歸數奏不允移鎮振武軍入爲刑部尚書居三月請老卒于家

趙臧字德固遼陽人其婦翁以優伶得倖於遼主臧補閣

門祗候累遷太子左衛率後居灤州宗望討張覺臧踰城出降授洛苑副使爲灤州千戶遷洛苑使檢校工部尚書從伐宋至汴遷棣州刺史侍衛步軍都虞候及再伐宋攻真定與有功改商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五年同知信德府路統押軍兵兼沿邊安撫司事明年權知濟州事八年從定河南授隴州團練使十年改知石州臧又在兵間不善治民坐謗議謫監平州甜水鹽齊國廢河南皆以宿將守之授臧宿州防禦使統本路軍兵臧重義接儒士嘗以事至汴有故人子負官錢百萬臧以橐金贈之其子悉爲私費復代輸之頃之有訟徐帥不法者朝廷使臧

賊委曲營護坐是廢罷寓居於燕海陵出領行臺省至燕
賊往見之因訴其事及海陵即位起為保大軍節度使貞
元初改內省使未幾為中都路都轉運使明年再徙順義
興平入為太子詹事鎮沁南以疾卒年六十六後十餘年
賊子孫司徒張通古子孫皆不肖淫蕩破皆產賣田宅世
宗聞之詔曰自今官民祖先亡沒子孫不得分割居第止
以嫡幼主之毋致鬻賣仍著于令

列傳第十九

列傳第二十

金史八十二

南京國子監祭酒胡尚英

司業王錫堯 全修

郭藥師 子安國 耶律塗山 烏延胡里改

烏延吾里補 蕭恭 完顏習不主

紇石烈胡刺 耶律恕 郭企忠

烏孫訛論 顏蓋門都 僕散渾坦

鄭建充 烏古論合三 移刺溫

蕭仲恭 子拱 蕭仲宣 高松

海陵諸子

光英 元壽 矧思河補

廣陽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也遼國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直號曰怨軍藥師爲其渠帥幹魯古攻顯州敗藥師于城下遼帝亡保天德耶律捏里自立改怨軍爲常勝軍擢藥師諸衛上將軍捏里死其妻蕭妃稱制藥師以涿易二州歸于宋藥師以宋兵六千人奄至燕京甄五臣以五千人奪迎春門皆入城蕭妃令閉城門與宋兵巷戰藥師大敗失馬步走踰城以免宋人猶厚賞之太祖割燕山六州與宋人宋使藥師副王安中守燕山及安中不能庇張覺而殺之由其首以與宗望藥師深尤宋人而無自固之志矣

宗望軍至三河藥師等拒戰于白河兵敗藥師乃降宗望遂取燕山太宗以藥師爲燕京留守給以金牌賜姓完顏氏從宗望伐宋凡宋事虛實藥師盡知之宗望能以懸軍深入駐兵汴城下約質納幣割地全勝以歸者藥師能測宋人之情中其肯綮故也及兩鎮不受約束命諸將討之藥師破順安軍營殺三千餘人海陵卽位詔賜諸姓者皆復本姓故藥師子安國仍姓郭氏

郭安國藥師子也累遷奉國上將軍南京副留守貞元三年南京大內火海陵使右司郎中梁鉞同知安武軍節度使王全按問失火狀留守馮長寧都轉運使左瀛各杖一

百除名安國及留守判官大良順各杖八十削三官火起處勾當官南京兵馬都指揮使吳濬杖一百五十除名失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並斬諭之曰朕非以宮闕壯麗也自卽位以來欲巡省河南汝等不知防慎致外方姦細燒延殆盡本欲處爾等死罪特以舊人寬貸之押宿人兵法當處死疑此輩容隱姦細故皆斬也安國性輕躁本無方畧海陵將伐宋以安國將家子擢拜兵部尚書改刑部尚書軍興領武接軍都總管與武勝武平軍爲前鋒海陵授諸將方畧安國前奏曰趙構聞王師至其勢必逃竄臣等不以遠近追之獲而後已但置之何地海陵大喜曰卿言

是也得構卽置之寺觀嚴兵守之及聞世宗卽位海陵謀北還更置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府以完顏元宜爲都統安國副之及海陵遇弒衆惡安國所爲與李通輩皆殺之贊曰郭藥師者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爲三國之禍福如是其不侔也魏公叔座勸其君殺衛鞅豈無所見歟

耶律塗山系出遙輦氏在遼世爲顯族塗山仕至金吾衛大將軍遙里相溫遼帝奔天德塗山以所部降宗翰承制授尚書爲西北路招討使宗翰伐宋塗山率本部爲先鋒至汾州遇宋將折家軍請濟師併力破之從攻太原隆德

府從入汴克洛陽及從婁室平陝右天會七年授太子少保十年遷尚書左僕射致仕卒年九十一正隆例贈特進部國公

烏延胡里改曷懶路星顯水人也後授愛也窟謀克因家焉從闍母圍平州有功及伐宋圍汴五謀克與宋兵萬人遁于城南胡里改先馳擊敗之元帥府遂賞良馬一匹五年攻宗城縣敵棄城走恩州胡里改追殺千餘人獲車四百兩帥府賞牛三十頭馬一匹七年討泰山群盜平之毀其營柵兗州群寇三千餘保據山險胡里改復破之賞牛二十二頭馬四匹八年攻廬州至柘臯鎮胡里改領甲士

三十為前鋒執宋所遣持書與劉四廂鏘者七人復以先鋒軍攻和州比至含山縣五里獲甲士二人乃知宋三將將兵且至胡里改伏其軍遂獲姚觀察帥府賞馬二匹九年定陝右胡里改以所部遇敵千人敗之生擒甲士一人盡得敵之虛實又從蒲魯渾徇地熙秦敗敵兵二千於秦州賞馬一匹宋人屯襄陽府監軍按補遣胡里改領四猛安往攻之宋兵三千已渡江方營壁壘乘其未就突戰破之梁王宗弼復河南將攻陳州遣胡里改以甲士三十捕偵候人至蔡州西遇兵八十餘戰敗之獲南頓縣令及攻陳州夜將四更忽聞敵開門潰走胡里改亟領二謀克軍

追及之而猛安突葛速亦領軍繼至大敗之皇統二年遷
定遠大將軍八年授臨洮少尹兼熙秦路兵馬副都總管
九年改同知京兆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天德改同知平
陽尹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貞元三年改同知曷懶路
總管大定四年授胡里改節度使七年改歸順軍節度使
十年移鎮顯德卒官年六十九十九年詔授其子五十六
武功將軍世襲本路婆桑火河謀克

烏延吾里補曷懶路禪嶺人也徙大名路天會中從其父
達吉補隸元帥右監軍麾下撻懶以事赴闕以達吉補自
隨吾里補領其父謀克從大軍攻滄州方夷濠隍城中兵

衆拒吾里補以本部擊却之王師下青州力戰有功獲馬
首匹以獻降獲賊黨甚衆青州戍將覲吉補以萊州兵衆
請濟於帥府吾里補將十二謀克兵往救之遂降其四營
拔其一營得戶四千又敗賊兵五萬于恩州攻破其營降
戶五萬獲牛畜萬餘將至臨清縣遇敵兵三千又敗之俘
獲甚衆生擒賊首以獻帥府嘉其功以奴婢百牛三十賞
之時覲吉補敗于恩州之境吾里補復以兵四千往救之
破敵萬餘宋兵十萬在單父間總管宗室移刺屋選步卒
一萬騎兵四千往討之吾里補領其親管謀克以從遇敵
先登力戰有功大軍經略密州吾里補將兵二千爲前鋒

遇敵萬人于高密遂敗其衆追至城下殺戮殆盡獲馬牛
三千餘吾里補與字太欲敗賊王義軍十餘萬于州南是
夜賊兵數千來襲營吾里補以兵橫擊走之後從大軍攻
楚揚通泰等州天眷二年襲其父世襲猛安授寧遠大將
軍皇統七年益以親管謀克天德三年除同知歸德尹正
隆初爲唐古部族節度使大定二年爲保大軍節度使是
歲改鎮通遠是時宋軍十萬餘入阿隴據險要攻郡邑元
帥左都監合喜奏益兵詔益兵七千遣吾里補與彰化軍
節度使宗室璋等七人偕往以備任使進階龍虎衛上將
軍卒于軍中

世襲猛安之後也父翊天輔間歸朝從以攻興
中遂以爲興中尹師還以恭爲質子宗望伐宋翊領建
興成川懿五州兵爲萬戶軍帥以恭材勇使代其父行時
年二十三至中山宋兵出戰恭先以所部擊敗之經山東
及渡淮襲虜王皆在軍中師還帥府承制授德州防禦使
奚人之屯濱祿間者皆隸焉改棣州防禦使皇統間改同
知橫海軍節度使丁父憂起復爲太原少尹用廉遷同知
中京留守事累遷兵部侍郎授世襲謀克坐問禁中起居
狀決杖奪一官貞元二年爲同知大興尹歲餘遷兵部尚
書爲宋國生日使以母憂去官起復爲侍衛親軍馬步軍

都指揮使四年遷光祿大夫復爲兵部尚書是歲經書夏國邊界還過臨潼失所佩金牌至太原憂恚成疾時已具其事驛聞於朝海陵復命給之仍遣諭茶曰汝失信牌亦猶不謹朕方俟汝欲有委使乃稱疾耶必以去日身佩金牌歸則無以爲辭欲朕先知耳使至茶已疾篤稽顙受命俄頃而卒海陵方遣使與其子護衛九哥馳視乃戒府官使善護之至保州已聞訃矣海陵深悼惜之命九哥護喪以還所過州府設奠喪至都命百官致祭親臨奠贈甚厚并賜廐馬一謂九哥曰爾父銜命卒於道途甚可悼惜朕乘此馬十年今賜汝父可常控至樞前旣葬汝則乘之

完顏習不主年十六從伐宋攻下懷仁縣功居最後拜宗經略陝西以兵七百人入丹州諸山遇盜三千擊敗之又破賊四千生擒其將卽出隴州以兵四百敗敵數千宋兵七千來取鞏州復擊走之又以五千兵敗吳玠之衆三萬白塔口遇敵五千復敗之別降定遠等寨皇統二年授同知臨洮尹以憂去官未期以舊職起復改孟州防禦使遷臨洮尹復以罪罷正隆三年起爲京兆尹改河南尹卒年五十八其子

紇石烈胡刺晦發川唵敦河人徙西北路識契丹字爲帥府小吏梁王宗弼復陝西久不通問睿宗在燕京遣胡刺

往候之是時宗弼自鳳翔攻和尚原使胡刺視彼中地形
修道築城十二年往濱州密訪南邊事體及觀劉豫治齊
狀盡得其虛實睿宗甚嘉之皇統初從宗弼渡淮及下廬
和二州大破張浚韓世忠等軍遣胡刺馳奏當以金盃重
綵五端絹五匹七年授同知景州軍州事以廉加忠武校
尉天德初以監察御史秩滿再任大定二年遷刑部員外郎與御
入爲監察御史秩滿再任大定二年遷刑部員外郎與御
少大夫曰考敬往西北部族市馬累轉泗州防禦使三遷
蒲與路節度使移寧昌軍卒

耶律恕字忠

厚本名耨里遼橫帳秦王之族也爲人謹愿

有志喜讀書

通契丹大小字與耶律高八來歸邊室問高

八曰與爾同來者誰可任用治軍旅事高八對曰耨里可

婁室與宗翰伐宋恕隸前鋒取和尚原攻仙人關特爲睿

宗所知再除太原真定少尹撒離喝辟署陝西參謀委以

軍務遷行臺兵部侍郎再遷尚書左司郎中海陵爲平章

政事謂恕曰君亦有黨乎恕正色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

兼善天下不以其道得之非恕之志也何朋黨之有海陵

徐曰前言戲之耳久之爲沁南軍節度使遷行臺工部尚

書行臺罷改安國軍節度使爲參知政事以疾求解爲興

中尹入爲太子少保正隆元年致仕封廣平郡王薨年六

十九二年例贈銀青光祿大夫

郭企忠字元弼唐汾陽王子儀之後郭氏自子儀至承勳皆即鎮北方唐季承勳入于遼子孫繼為天德軍節度使至昌金降為副使企忠幼孤事母孝謹年十三居母喪哀毀如成人服除襲父官加左散騎常侍天輔中大軍至雲中遣耶律坦招撫諸部企中來降軍帥命同勾當天德軍節度使事徙所部居于韓州及見太祖問知其家世禮遇優厚以白鷹賜之天會三年伐宋領西南諸部番漢軍兵為猛安從破鴈門屯兵加桂州管内觀察留後鎮代州明年賊楊麻胡等聚眾數千于五臺企忠與同知州事世里

討平之遷知汾州事是時汾州初下居民多為軍士掠去城邑蕭然企忠詣帥府力請願聽其親舊贖還帥府從之未幾完實如故石州賊閻先生眾數萬至城下僚屬慮有內變請為備企忠曰吾於汾人有德保無他乃率吏民城守會援至合擊破之六年改靜江軍節度留後遷天德軍節度使汴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金吾衛上將軍秩滿權沁州刺史到官歲餘卒年六十八

烏孫訛論善騎射襲父撒改謀克從蒙剗攻東京及廣寧擊北京山賊皆有功蕭霸哲來攻恩州訛論以六十騎偵之遂夜遇敵數百騎掩擊之生獲三人知霸哲眾九萬且

至故蒙剽得以爲備遂破霸哲宗望伐宋已至汴訛論破尉氏中牟援兵取其城久之以兵百五十人破敵一千於滄州西明年再伐宋蒙剽戍開州訛論以騎四百守河復敗千餘人斬首七百餘宗弼渡淮阿里先具舟于江上聞王善兵扼其前宗弼使訛論濟師敗王善于和州北李成以兵七萬據烏江訛論帥二千人直前敗之宗弼遂渡江至江寧十五年沂州竇防禦叛訛論敗之獲竇防禦錄前後功授猛安加昭武大將軍宗弼再取河南訛論以五十騎敗楊家賊五百於徐州東以功受賞不可勝計天德二年除唐州刺史移淄州遷石壘部族節度使行至北京病

卒

顏蓋門都隆州帕里干山人也身長美鬚髯天會間從其兄羊艾在軍中方取汴京其兄戰歿遂擐甲代其兄充軍睿宗定陝右以門都爲蒲輦隸監軍杲親管萬戶攻饒風關至坊州杲欲與總管蒲魯虎會於鳳翔遣門都領六十騎先往期會及還備得地形險阨賞銀五十兩其後梁王宗弼駐軍山東遣人詣陝西特召門都至今齊廢齊及安撫百姓詔書往諭監軍宗室杲門都既還宗弼賞以良馬銀絹事畢復遣從杲天眷初叛將定國軍節度使李世輔僞邀杲至私署以獻甲爲名遂以兵劫執而去門都突出

以告押軍猛安完顏撻懶同率兵追及首出與戰杲由此
得脫以功遷明威將軍復從杲招復陝西進至鳳翔齊國
初廢諸路多反覆不一杲授門都牌劄令往撫定門都所
至多張甲兵從者安之違者討之帖然無復叛者杲甚嘉
之皇統初遷廣威將軍四年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改
知保安軍事天德三年為丹州刺史兼知軍事正隆初為
寧州刺史大定初宋將吳璘等以軍數十萬人據秦隴元
帥府承制以門都為勇烈軍都總管領軍討之宋人保據
德順都監合喜遣武威軍副都總管夾谷查刺會宗室璋
議征討之策璋與門都曰須都監親至敵必退矣合喜領

軍四萬來赴遂復德順州明年秦隴平以功遷金吾衛上
將軍授通遠軍節度使五年改慶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
管卒于官十九年錄功以子六哥世襲本路曷懶兀主猛
安敵骨論窟申謀克授武功將軍門都性忠厚謹愨安置
營壁尤能慎密有敵忽來雖矢石至前泰然自若迺號令
士卒如平時由是人益安附而功易成焉

僕散渾坦蒲與路挾蕙人也身長七尺勇健有力善騎射
年十六從其父胡沒速征伐初授脩武校尉為宗弼扎也
天眷二年與宋岳飛相拒渾坦領六十騎深入覘伺至鄆
陵敗宋護糧餉軍七百餘人多所得獲皇統九年除慈州

刺史再遷利涉軍節度使授世襲濟州和木海鸞猛安涉
里幹設謀克貞元初以憂去官起復舊職歷泰寧未定軍
改咸平尹海陵殺渾坦弟樞密使忽土名渾坦至南京既
見沈思父之謂之曰汝有功舊不因忽土得官以此致罪
甚可憐憫遂釋之改興平軍節度使世宗即位以爲廣寧
尹窩幹反爲行軍都統與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俱在左
翼敗窩幹於長灤改臨潢尹賊平賜金帛改曷懶路兵馬
都總管徙顯德軍慶陽尹致仕大定十二年上思舊功起
爲利涉軍節度使復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
渾坦歷一十七官未嘗爲佐貳性沈厚有識雖未嘗學問

明於聽斷所至有治聲云

鄭建克字仲實其先京兆人占籍鄜州仕宋累官知延安
府事天會七年來降仍知延安府屯兵二千宋劉光烈兵
八萬來改建克相距四十餘日攻益急建克遣人會斜喝
軍夾擊破之俘其裨將賀貴遷節制司統制軍馬改京兆
府路兵馬都監敗宋曲端於彭原高昌宗據延安爲宋守
建克擊之盡復城邑復知延安軍府事齊國建累遷博州
團練使知寧州齊國廢朝廷以地賜宋爲宋環慶路經略
安撫副使仍知寧州天眷復取陝西仍以爲經略安撫使
知慶州從破甘谷城改平涼尹是時營建南京宮室大發

河東陝西材木浮河而下經砥柱之險役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聞乃誣以逃亡錮其家建克白其事請至砥柱解筏順流散下令善游者下流接出之而錮者得釋正隆軍興括筋角造軍器百姓往往椎牛取之或生拔取其角牛有泣下者建克白其事於朝建克性剛泰常畜獬犬十數奴僕有罪既笞已復嗾犬噬之骨肉都盡雖謙遜下士於敵已上一無所屈省部文移有不應法度輒置之坐下或即毀裂由是在位者銜之軍胥李換竊用公帑自度不得免乃誣建克藏甲欲反更再鞫皆無狀方奏上攝事者素與建克有隙恐其得釋使吏持文書給建克曰朝省有命

奈何建克曰惟汝所爲是夜死于獄中長子愬亦死焉

烏古論三合曷懶路愛也窰河人後徙貞定睿宗爲右副

元帥聞三合勇略選克扎也後從宗弼征伐補麴院都監

宋幾從伐宋與宋兵遇於潁州三合先登破之皇統元年

領漢軍千戶帥府再以軍四千隸焉除同知鄭州防禦使

事再遷太子少詹事大定六年改洺州防禦使上曰卿昔

事睿宗積勞苦逮事朕輔佐太子宣力多矣今典名郡所

以勞卿也遷永定軍節度使歷臨潢鳳翔尹陝西路統軍

使東平尹節制州郡躬行儉約政先寬簡邊庭久寧人民

獲安召爲簽書樞密院事卒十八年世宗追錄三合舊勞

授其子大興河北西路愛也塞河世襲猛安阿里門河謀克階武功將軍

移刺温本名阿撒遼橫帳人工契丹小字睿宗爲左副元帥伐宋温從大臭渡江辟江寧府都巡檢江寧太平初下宋遣謀人扇構百姓應者數萬人温擒其謀者遂不敢竊發宗弼嘉之賜銀千兩重綵百端絹二百匹宗弼每出征伐未嘗不在行間除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會宗弼巡邊温從軍不之官宗弼入朝熙宗宴群臣宗弼欲有奏請已被酒失次温掖而出宮明日熙宗謂宗弼曰阿撒事叔甚謹不可去左右由是示弼益親信之嘗謂女壻紇石烈

志寧曰汝可効阿撒之爲人也可以幾古人矣未幾除同知中京路都轉運使事累遷左諫議大夫兼脩起居注正隆伐宋以本官爲濟州路行軍萬戶從至揚州軍還除同知宣徽院事世宗御饌不適口召温嘗之奏曰味非不美也盖南北邊事未息聖慮有所在耳上意遂釋歷永定震武崇義節度使移臨海軍州治近水秋雨潦暴至城下城頗决百姓惶駭不知所爲温躬督役夫繕完之雖臨不測無所避僚屬或止温温曰爲政疵癘水泛溢爲災守臣之罪當以此身爲百姓謝雖死不恨移鎮武定歲旱且饑温割指以血瀝酒中禱而酹之既而雨雪足有群鴉啄

且盡由是歲熟人以為至誠之感云以老致仕卒

贊曰軍旅之事鋒鏑在前不計其死耳屬金鼓目屬旌旗心屬號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國用兵至於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雖細必錄所以明功也

蕭仲恭本名木里者祖撻不也仕遼為樞密使守司徒封蘭陵郡王父特末為中書令守司空尚主仲恭性恭謹動有禮節能被甲超索馳遼故事宗戚子弟別為一班號孩兒班仲恭嘗為班使歷宮使本班詳穩遼帝西奔天德仲恭為護衛大保兼領軍事至霍里底泊大軍奄至倉卒走仲恭母馬乏不能進謂仲恭兄弟曰汝等盡節即國家無以

我為也仲恭母遼道宗季女也遼主傷之命弟仲宣留侍其母仲恭從而西時大雪寒甚遼主乏食仲恭進衣并進乾糲遼主困仲恭伏冰雪中遼主藉之以憇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後與遼主俱獲太宗以仲恭忠於其主特加禮待天會四年仲恭使宋且還宋人意仲恭耶律余睹皆有亡國之感而余睹為監軍有兵權可誘而用之乃以蠟丸書令仲恭致之余睹使為內應仲恭素忠信無反覆志但恐宋人留不遣遂陽許還見宗望即以蠟丸書獻之宗望察仲恭無他薄罰之於是再舉伐宋執二帝以歸累遷右宣徽使改都點檢宗磐與宗幹爭辯於熙宗前宗磐拔

力向宗幹仲恭呵之乃止既而宗磐以反罪誅仲恭衛禁
有備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右丞皇統初封蘭陵
郡王授世襲猛安進拜平章政事同監修國史封濟王詔
葬遼豫王於唐寧仲恭請往會葬熙宗義而許之改行臺
左丞相居無何入為尚書右丞相拜太傅領三省事封曹
王天德二年封越國王除燕京留守海陵親為書以玉山
子賜之是歲薨年六十一謚貞簡正隆例降王爵改儀同
三司鄭國公子拱

拱本名迪輦阿不初為蘭子山猛安海陵為宰相徵取人
薦為大臣子以為達官遂以拱為禮部侍郎耶律彌勒拱

妻女弟也海陵將納為妃使拱自汴取之還過燕是時仲
恭為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不類處子竊慮之曰上多猜
嫌拱其及禍矣拱去不數日仲恭卒拱至上京聞訃以本
官起復佩信牌往燕京治葬事未行彌勒入宮果如仲恭
所相度即遣出宮夜半召拱至禁中詰問無狀海陵終疑
之乃罷拱禮部侍郎奪其信牌拱待命踰年不報歸蘭子
山治猛安事是時蕭恭張九坐語禁中事得罪拱至蘭子
山與客會語及之有阿納與拱有隙乃誣拱言張九無罪
被誅語悉怨謗海陵遣使鞠之戒傳者曰此子狂妄宜有
此語不然彼中安得知此事使者不復問拱但榜掠其左

驗使如告語證之拱遂見殺

仲宣本名野里補仲恭母弟聰敏好學沉厚少言五歲選授郡刺史累加太子少師爲本班詳穩從天祚西爲護衛太保左右班詳穩至石輦鐸遼主留仲宣侍母遂與其母皆見獲太宗嘉之且謂仲宣能知遼國故事命權宣徽使從睿宗伐康王師還家居者久之皇統二年特授鎮國上將軍歷順義永定昭義武寧四鎮節度使爲政平易小吏不敢爲姦賄賂禁絕奴婢入郡人莫識其面朔潞百姓皆爲立祠刻石頌之正隆二年卒六十四

高松本名檀朶澄州析木人年十九從軍爲蒲輦有力善

戰宗弼聞其名召置左右從破汴京及和尚原累官咸平總管府判官世宗即位充管押東京路渤海萬戶兵部尚書可喜謀反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曰我與萬戶高松謀之必從我矣衆曰若得此軍舉事易矣老僧往見松說松曰君有功舊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我一縣令也每念聖恩累世不能報尚敢有望乎老僧遂不敢言可喜布輝阿瑣知事不可成遂上變共捕斡論赴右司松從征窩斡以功遷咸平少尹四遷崇義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四

贊曰忠信行已豈不大哉蕭仲恭盡心故主而富貴福澤嚮之與宗室舊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胡廷尊高松

遇李老僧而社稷安皆有古烈士夫之風焉
海陵后徒單氏生太子光英元妃大氏生
唐括氏生宿王矧思阿補才人南氏生滕王
光英本名阿魯補徒單后所生是時燕京轉
多男故又名曰趙六養于同判太宗正方之
夫沈璋妻張氏嘗為光英保母於是贈璋銀
賜宗正方錢千萬天德四年二月立光英為
安置太祖畫像于武德殿盡召國初嘗從太
有功者得百七十六人並加宣武將軍賜酒
帛其中有忽里罕者解其衣進光英曰臣今
年百歲矣有子十人願太

子壽考多男子與小臣等海陵使光英受其
衣海陵即以所服并佩刀賜忽里罕答其厚
意後以英字與鷹隼字聲相近改鷹坊為
馴鷲坊國號有英國又有應國遂改英國
為壽國應國為杞國宋亦改光州為蔣州
光山縣為期思縣光化軍為通化軍云太
醫院保全即李中保和大夫薛遵義俱以
醫藥侍光英李中超換宣武將軍太子左
衛副率薛遵義丁憂起復宣武將軍太子
右衛副率光英襁褓時養于宗正方家其
後養于永寧宮及徒單斜也家貞元元年
詔朝官京官五品以下奉引自通天門入
居于東宮正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光英
生日宴百官于神龍殿賜

京師大酺一日四年八月光英射鴉獲之海陵大喜命薦原廟賜光英馬一匹黃金三斤班賜從者有差正隆六年海陵行幸南京次安肅州光英獲二兔遣使薦于山陵居數日復獲麇兔從官皆稱賀賜光英名馬弓矢復遣使薦于山陵六月海陵至南京群臣迎謁海陵與徒單后光英共載而入海陵嘗言俟太子年十八以天下付之朕當日遊宴於宮掖苑囿中以自娛樂光英頗警悟海陵謂侍臣曰上智不學而能中性未有不學而成者太子宜擇碩德宿學之士使輔導之庶知古今防過失詩文小技何必作耶至於騎射之事亦不可不習恐其懦弱也及將親征

后與光英挽衣號慟海陵亦泣下曰吾行歸矣後誦孝經一日忽謂人曰經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何為不孝對者曰今民家子博奕飲酒不養父母皆不孝也光英默然良久曰此豈足為不孝耶蓋指言海陵弑母事及伐宋光英居守以阨滿訛里也為太子少師兼河南路統軍使以衛護之完顏元宜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移文訛里也殺光英于汴京死時年十二後與海陵俱葬於大房山諸王墓次訛里也咸平路窟吐忽河人襲其父忽土猛安除邳州刺史三遷昌武軍節度使歸德尹南京留守河南路統軍使太子少師大定二年遷元帥右都監宋人陷陳蔡訛

里也師久無功已而兵敗于宋解職俄起為京兆尹世宗謂之曰卿為河南統軍門多私謁百姓惡之其後經略陳蔡不惟無功且復致敗以汝舊勞故復用汝京兆地近南邊宜善理之大定三年卒

元壽天德元年封崇王三年薨

矧思阿補正隆元年四月生小庶東勝家保養之賜東勝錢千萬仍為起第五月巳酉彌月封其母唐括氏為柔妃賜京師貧者五千人錢人錢二百二年矧思阿補生日海陵與末壽太后及皇后太子光英幸東勝家三年正月五日矧思阿補薨海陵殺太醫副使謝友正醫者安宗義及

大乳母杖東勝一百除名明日追封矧思阿補為宿王葬大房山諫議大夫楊伯雄入直禁中因與同直者相語伯雄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宫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或以此言告海陵海陵大怒謂伯雄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為豈得言風俗宮禁中事豈爾當言朕或體中不佳間不視朝祇是少得人幾拜耳而庶事皆奏決便殿縱有死刑不即論決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於除授宣勅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閱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耳

如我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海陵曰本欲殺汝今祇杖汝二百既決杖至四十使近臣傳詔諭伯雄曰以爾藩邸有舊今特釋之

滕王廣陽母南氏本大臬家婢隨元妃大氏入宮海陵幸之及有娠即命為殿直正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生廣陽十月滿月海陵分施在京貧民凡用錢千貫三年二月封南氏為才人七月封廣陽為滕王九月薨

列傳第二十一

金史八十三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張通古

張浩

張汝霖

張玄素

張汝弼

耶律安禮

納合椿年

祁宰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善屬文遼天慶二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遜去屏居興平太祖定燕京割以與宋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寧山下宗望復燕

京侍中劉彥宗與通古素善知其才召為樞密院主奏改
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尚書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
事高慶裔設磨勘法仕宦者多奪官通古亦免去遼王宗
幹素知道古名惜其才遣人諭之使自理通古不肯曰多
士皆去而已何心獨求用哉宗幹為論理之除中京副留
守為詔諭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國
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陝西賜之宋宋約奉表稱
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
馬欲北歸宋主遽命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
拜起皆如儀使還聞宋已置戍河南謂送伴韓肖胄曰天

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思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
嫌疑若興師問罪將何以為辭江左且不可保况齊乎肖
胄惶恐曰敬聞命矣即馳白宋主宋主遽命罷戍通古至
上京具以白宗幹且曰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宗幹喜
曰是吾志也即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未幾詔宗弼復取
河南通古請先行至汴諭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謂通
古曰宋人先退詐也今聞將自許宿來襲我通古曰南人
宣言來者正所以走耳迺使人覘之宋人果潰去宗弼撫
髀笑曰誰謂書生不能曉兵事哉河南平孫進詐稱皇弟
按察大王謀作亂是時海陵為相內懷覬覦欲先除熙宗

弟胙王常勝因孫進稱皇弟大王遂指名爲胙王以誣搆之熙宗自太子濟安薨後繼嗣未定深以爲念裴滿后多專制不得肆意後官頗鬱鬱因縱酒往往迷惑妄怒手刃殺人及海陵中傷胙王熙宗以爲信然不疑遣護衛特思就汴京鞠治行臺知熙宗意在胙王導引孫進連屬之通古執其咎極力辯止及孫進引服蓋假託名稱將以惑衆規取財物耳實無其人也特思奏狀海陵譖之曰特思且將徼福於胙王熙宗益以海陵爲信遂殺胙王并特思殺之行臺諸人乃責通古曰爲君所誤今坐死矣通古曰以正獲罪死賢於生海陵旣殺胙王不復緣害他人由是坐

止特思行臺不坐天德初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鄆王以疾求鮮機務不許拜司徒封瀋王海陵御下嚴厲收威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會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

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二教該通足為儀表何不師之
召法寶謂之曰汝既為僧去住在已何乃使人知之法寶
戰懼不知所為海陵曰汝為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
遂於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正隆元年以司徒
致仕進封曹王是年薨年六十九通古天資樂易不為表
襮雖居宰相自奉如寒素馬子沉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
及第

張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本姓高東明王之後曾祖霸仕
遼而為張氏天輔中遼東平浩以策干太祖太祖以浩為
承應御前文字天會八年賜進士及第授秘書郎太宗將

幸東京浩提點繕修大內超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管
勾御前文字初定朝儀求養親去職起為趙州刺史官制
行以中大夫為大理卿天眷二年詳定內外儀式歷戶工
禮三部侍郎遷禮部尚書田穀黨事起臺省一空以浩行
六部事簿書叢委決遣無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補除彰
德軍節度使遷燕京路都轉運使俄改平陽尹平陽多盜
臨汾男子夜掠人婦浩捕得榜殺之盜遂衰息近郊有淫
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王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
祠屋投其像水中強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
遷尊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海陵召為戶部尚書拜叅知

政事天德二年丁母憂起復叅知政事進拜尚書右丞天德三年廣燕京城營建宮室浩與燕京留守劉筈大名尹盧彥倫監護工作命浩就擬差除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詔發燕京五百里內醫者使治療官給藥物全活多者與官其次給賞下者轉運司舉察以聞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為中都改析津府為大興府浩進拜平章政事賜金帶玉帶各一賜宴于魚藻池浩請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給復十年以實京城從之拜尚書右丞相兼侍中封潞王賜其子汝霖進士及第未幾改封蜀王進拜左丞相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諫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宰相非養病之地也是以求去不許海陵欲伐宋將幸汴而汴京大內失火於是使浩與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浩從容奏曰往歲營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前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海陵問用兵利害浩不敢正諫乃婉詞以對欲以微止海陵用兵奏曰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疎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海陵雖喜其言而不能從也浩至汴海陵時時使宦者梁琬來視工役凡一殿

之成費累鉅萬琬指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浩不能抗而與之均禮汴宮成海陵自燕來遷居之浩拜太傅尚書令進封秦國公海陵至汴累月不視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諸將浩欲奏事不得見會海陵遣周福兒至浩家浩附奏曰諸將皆新進少年恐誤國事宜求舊人練習兵者以為千戶謀克而海陵部署已定惡聞其言乃杖之海陵自將發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于遼陽揚州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殺太子光英于南京浩遣戶部員外郎完顏謀衍上劄表明年二月浩朝京師入見世宗謂曰朕思天位惟艱夙夜惕懼不遑寧處卿國

之元老當戮力贊治宜令後世

稱揚德政毋失委任之意

也俄拜太師尚書令封南陽郡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時為首相不能匡救惡得無罪營建兩宮殫竭民力汝亦嘗諫故天下不以咎汝惟怨正隆而卿在省十餘年練達政務故復用卿為相當自勉毋負朕意浩頓首謝居數日世宗謂浩曰卿為尚書令凡人材有可用者當舉用之浩舉紇石烈志寧等其後皆為名臣浩有疾在告者久之遣左司郎中高衍及浩姪汝弼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入朝母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或體中不佳不必日等自中大政可就第裁決浩雖受詔然每以退為請三

年夏復申前請乃除判東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請致仕
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浩入見上曰
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
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為始皇乎事遂寢是歲薨上輟
朝一日詔左宣徽使趙興祥率百官致奠賻銀千兩重綵
五十端絹五百匹謚曰文康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泰
和元年圖像衍慶宮子汝為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汝霖字仲澤少聰慧好學浩嘗稱之曰吾家千里駒也貞
元二年賜呂忠翰榜下進士第特授左補闕擢大興縣令
再遷禮部員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召見

於香閣諭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為降朕以刑部闕
漢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未久姑試其能耳如職事修舉
當有陞擢爾父太師以戶部尚書升諸相位由崇德大夫
躡遷金紫卿所目見也當既厥心無忝乃父明年授太子
左諭德兼禮部郎中先是知登聞檢院王震改禮部郎中
世宗諭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禮官當選有學術士如張
汝霖者可也於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別職擢刑部侍郎
以憂解起復為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世宗
召謂曰卿嘗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
譽良吏奉法不為表襮必無所稱朕意亦然卿今為臺官

可革其弊尋改中都路都轉運使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
俄轉吏部為御史大夫時將陵主簿高德溫夫收稅戶米
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為公正故
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
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
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
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
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幾
復坐失出大興推官高公美罪謫授棣州防禦使頃之復
為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如故是
日汝霖兄汝弼亦進拜尚書左丞時人榮之後因朝奏曰
論事上前世宗謂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
年與群臣議多飾辭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
晚年亦有過舉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王然常思始終如
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對曰古人有言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魏徵所言守
成難者正謂此也上以為然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
興府事上命汝霖但消視事日且加輔導尋坐擅支東宮
諸皇孫食料奪官一階久之遷尚書右丞是時世宗在位
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

其所薦達一日世宗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可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因顧汝霖曰若治丞者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上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育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慙色二十八年進拜平章政事兼修國史封芮國公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同受顧命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進封莘先是右丞相襄言

熙宗聖節蓋七月七日為係景祖忌辰更用五月受外國賀今天壽節在七月雨水淫暴外方人使赴闕有礙行李乞移他月為便汝霖言帝王之道當示信於天下昔宋主構生日亦係五月是時都在會寧上國遣使賜禮不聞言霖潦礙阻之說今與宋構好日又遠以暑雨為辭示以不實萬一雨水踰常愆期到闕猶愈更用別日參知政事劉瑋御史大夫唐括貢中丞李晏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完顏守道修起居注完顏烏者同知登聞檢院事孫鐸亦皆言其不可帝初從之既而竟用襄議時帝在諒陰初出獵諫院聯章言心喪中未宜其後冬獵汝霖諫之詔答曰

卿能每事如此朕復何憾然時異事殊難同古昔如能
酌得中斯為當矣一日帝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
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
曰崔祐甫為相未踰年釐八百人豈皆非常材耶時有司
言民間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乞禁之汝霖謂王者之法
譬猶江河欲使易避而難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
為不刊之典天下之人無不聞誦若令私家收之則人皆
曉然不敢為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為便詔從之明昌
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許十二月卒時帝獵饒陽計開勅
百官送葬賻禮加厚謚曰文襄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
揣上微意及明附多人為說故言不忤而似忠也初章宗
新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
人二年畢事帝以多費意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為
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奢用浸廣
蓋汝霖有以導之云

張玄素字子真與浩同曾祖祖祐父匡仕遼至節度使玄
素初以廕得官高永昌據遼陽玄素在其中幹魯至及
開門出降特授世襲鉅州刺史天會間歷西上閣門使客
省使東宮計司天眷元年以靜江軍節度使知涿州察廉
最進官一階皇子魏王道濟遙領中京以玄素為魏王府

同提點尋改鎮西軍節度使遷東京路都轉運使改興平
軍節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盜起玄素發民夫增築城郭同
僚諫止之不聽未幾寇掠鄰郡皆無備而興平獨安世宗
即位玄素未見于東京玄素在東京希海陵旨言世宗嘗
取在官黃糧及捃其數事至是來見世宗一切不問玄素
與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上深然之遷戶部尚書出鎮定
武遂致仕年八十四卒玄素厚而剛毅人畏憚之往往以
片紙署字其上治瘡疾輒愈人皆異之

汝弼字仲佐父玄徵彰信軍節度使玄素之兄也汝弼初
以父蔭補官正隆中遷汝州樂郊縣主簿玄

徵妻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有屬世宗納玄徵女爲次
室是爲元妃張氏生趙王允中世宗即位于遼陽汝弼與
叔玄去俱往歸之擢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御翠巒閣召左
司部口高衍及汝弼問曰近日除授外議何如宜以實奏
毋少隱也有不可用者當改之衍汝弼皆無以對自皇統
以來內藏諸物費用無度吏黃緣爲姦多亡失汝弼與官
籍直長高公穆入殿小底王添兒閱實之以類爲籍作四
庫以貯之於是內藏庫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汝弼等各
進階級之兼修起居注轉右司員外郎母憂去官起復吏
部郎中累遷吏部尚書拜叅知政事詔徙女直猛安謀克

于中都給以近郊官地皆墾薄其腴田皆豪民久佃遂專
為已有上出獵猛安謀克人前訴所給地不可種執詔拘
官田在民久佃者與之因命汝弼議其事請條約立限令
百姓自陳過限許人首告實者與賞上可其奏仍遣同知
中都轉運使張九思拘籍之上問高麗夏皆稱臣使者至
高麗與王抗禮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襄對曰故遼
與夏為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和用
遼故禮所以然耳汝弼曰誓書稱一遵遼國舊儀今行之
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卿等言是也上聞尚書省除授
小官多不釋職召汝弼至香閣謂之曰他宰相年老卿等

宜盡心汝弼對曰材薄不足以副聖意耳進拜尚書
於是戶部糶官倉粟汝弼請使暖湯院得糶之上讓曰汝
欲積陰德邪何區區如此左丞相徒單克寧得解政務為
樞密使是日汝弼亦懷素乞致仕上使人止之曰卿年未
老未可退也進左丞與族弟參知政事汝霖同日拜族里
以為榮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者上不許汝弼曰聖旨嘗
許六十致仕上責之曰朕嘗許至六十者致仕不許未六
十者且朕言六十致仕是則可行否則當言卿等不言皆
此類也久之坐擅增諸皇孫食料與丞相守道右丞粘割
幹特刺參政張汝霖各削官一階上曰准法當解職但示

薄責耳汝弼在病告上謂宰相曰汝弼久居執政練習制度頗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罷為廣寧尹賜通犀帶汝弼為相不能正諫上所欲為則順而導之所不欲為則微言以觀其意上責之則婉辭以引過終不忤之也而上亦知之且黷貨以計取諸家名園甲第珍玩竒好士論薄之二十七年薨汝弼既與永中甥舅陰相為黨章宗即位汝弼妻高氏每以邪言怵永中覬非望畫永中母像侍奉祈祝使術者推算永中有司鞠治高氏伏誅事連汝弼上以事覺在汝弼死後得免削奪

耶律安禮本名納合系出遙輦氏幼孤事母以孝聞遼季

間關避難未嘗一日怠溫清入朝當路者重其行義使主帥府文字授左班殿直天眷初從元帥於山西母喪不克歸葬主帥憐之賻禮甚厚安禮冒大暑挽柩行千餘里哀毀骨立行路嗟嘆服除由行臺吏禮部主事累遷工部侍郎改左司郎中天德間罷行臺尚書省入為工部侍郎累遷本部尚書明年冬為宋國歲元使被詔治鞠韓王亨獄于廣寧亨無反狀安禮還奏海陵怒疑安禮梁王宗弼故吏乃責安禮曰字迭有三罪其論阿里出虎有誓券不當死既引伏其謂不足進馬及密遣刺客二者安得無之汝等來奏欲測我喜怒以為輕重耳乃遣安禮再往與李老

僧同鞠之老僧由是殺亨于獄海陵猶謂安禮輒殺亨以絕滅事迹親戚得以不坐安禮之不附上刻下乃如此改吏部尚書護大房山諸陵工作拜樞密副使封譚國公遷尚書右丞進封成國公轉左丞議降累朝功臣封爵密諫伐江南忤海陵意罷為南京留守封溫國公安禮長於吏事廉謹自將從帥府再伐宋寶貨人口一無所取貴為執政奴婢止數人皆有契券時議賢之薨年五十六

納合椿年本名烏野初置女直字立學官於西京椿年與諸部兒童俱入學最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俾上京教授耶魯教之椿年在選中補尚書省令史累官終中

侍御史改監察御史海陵為相薦為右司員外郎編定新制海陵篡立以為諫議大夫椿年有酒失海陵使之戒酒遂終身不復飲改秘書監修起居注授世襲猛安為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正隆初起上京諸猛安於中都山東等路安置以勞賜玉帶閑廐馬奉遷山陵還為都點檢賜金名拜參知政事海陵謂椿年曰如卿吏材甚難得復有如卿者乎椿年薦大理丞紇石烈婁室海陵以婁室為右司員外郎未旬日海陵謂椿年曰吾試用婁室果如卿言惟賢知賢信矣婁室後賜名良弼有宰相才世宗時至左丞相號賢相焉正隆二年椿年薨海陵親臨哭之追封特進

譚國公謚忠辯賻銀二千兩綵百端絹千匹錢千萬以長
子參謀合為定遠大將軍襲猛安次子合荅為忠武校尉
及歸葬再賜錢百萬仍給道路費椿年有宰相才好推輓
士類然頗管產業為子孫慮官占西南路官田八百餘頃
大定中括檢田土百姓陳言官豪占據官地貧民不得耕
種溫都思忠子長壽椿年子猛安參謀合等三十餘家凡
冒占三千餘頃詔諸家除牛頭稅地各再給十頃其餘盡
賦貧民種佃世頗以此譏椿年云

和幸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
隸太醫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

海陵將伐宋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
見即上疏諫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
十年蕩遼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
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
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
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
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間者書星見於牛
斗熒惑伏於翼軫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
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
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

命戮於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綦戩宰壻也海陵疑奏疏
戩爲之辭曰實不知也海陵猶杖戩召禁中諸司局官至
咸德門諭以殺宰事明年世宗即位於遼東四年詔贈資
政大夫復其田宅章宗即位詔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
酒監公史擢尚藥局都監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尚書省掾
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
故贈資政大夫析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心世
宗即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
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
三品不在議謚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嘗

時居高官食厚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泐忍曾不敢申一
策畫一策以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
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
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
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

贊曰昇哉海陵之爲君也舜智御下而不卹焉君子仕於
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恥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
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爲無役不從爲相最久用
之厚遇之薄豈亦自取之邪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
一以婉辭一以密諫賢於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

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納合
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未舉之前然觀
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徇國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
也夫

列傳第二十二

金史八十四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蔡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杲本名撒离喝釋益温敦思忠子乙

温敦兀帶 奔睹 高楨

白彦敬 張景仁

杲本名撒离喝安帝六代孫泰州婆盧火之族胡魯補山
之子雄偉有才略太祖愛之常在軍中及婆盧火為泰州
都統宗族皆隨遷泰州撒离喝嘗為世祖養子獨得不遷
仍居安出虎水宗翰宗望凡再克汴執宋二主北還宗望

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閣母攻下河間雄州李成棄城走撒离喝邀擊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經略山東留撒离喝于河上而真定境內有賊衆自稱元帥秦王撒离喝擊破其衆執而戮之從平陝西撒离喝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順軍又降涇原路鎮戎軍進平熙河降甘泉等二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奔覲討平河外降寧洮安隴二寨并降下河及樂州至西寧盡降其都護官屬於是木波族長等皆迎降攻慶陽敗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環州來降得城寨十三步騎一萬於是宗弼軍敗于和尚原上褒美撒离喝而戒勵宗弼睿宗已定陝西留兵屯衝要使撒离喝總

之居無何請收劍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遇于沙會梁敗之遂克金州連破吳玠諸軍于饒風關遂取真符縣取洋州入興元府敗吳玠兵于固鎮擒其將撒葛祝等破宋兵盡下諸砦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爲元帥右監軍天眷二年宗弼復取河南撒离喝自河中出陝西既至鳳翔擊走宋軍是時宋軍在京兆西者甚衆諸將以暑雨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都元帥遣河南步卒來會軍撒离喝留諸將屯環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敗宋兵于涇州宋兵走渭州拔离速追擊大敗之未幾爲右副元帥皇統三年封應國公賜賚甚厚熙宗出獵賜具裝

馬二命射于園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將還軍命宰臣錢之
海陵升蒲州爲河中府撒离喝爲河中尹左副元帥如故
自陝西入朝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即
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
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聞其言色變撒离喝亦悔
其言旣而進封國王從行官史皆官賞之海陵念撒离喝
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爲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
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使係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
撒离喝至汴詔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撻不野無使撒
离喝預軍事撒离喝不知無事輒爭之撻不野詭曰太師

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內事屬撻不野今未嘗別奉詔
命陝西之事撻不野固不敢干涉撻不野久在河南將帥
畏而附之撒离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
旨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撻不野使還撻不
野獨有附奏撒离喝不得與聞人皆知海陵使撻不野圖
之矣會海陵欲除遼王斜也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元
帥府令史遙設希海陵旨誣撒离喝父子謀反并平章宗
義尚書謀里野等遙設學撒离喝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
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奔覩上變封題作已經
開拆者書紙隱約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字畫分明者稱

御史大夫宗安於宮門外遺下此書遙設拾得之其書略曰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刺補丞相於我不好若遲緩分毫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渾每見此書約定月日教掃胡令史却寫白字書來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真掃胡爐炭上掃胡不能堪自誣服宗安謂掃胡曰爾苦矣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知不免矣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冤對善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後以廝魯渾殺撒离喝干汰族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有折哥者能契丹小字舊嘗從撒离喝特末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者皆族誅撒离喝親屬坐是死者二十餘人潞王幹者孫耶魯侯撒离喝干汰廝魯渾執之耶魯曰願付有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廝魯渾亦殺之其家訟于朝海陵不問但賜錢二百萬奔覩遷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遙設為同知博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撒离喝黨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指蕭玉也蕭玉名老人故云然遙設在博州數歲後與蕭裕謀反伏誅大定初詔復撒离喝官爵三

年追封金源郡王謚莊襄以郡王品秩官為營葬十七年
配享太宗廟庭

穆益温敦思忠本名乙剌補阿補斯水人太祖伐遼是時
未有文字凡軍事當中覆而應密者諸將皆口授思忠思
忠面奏受詔還軍傳致詔辭雖往復數千言無少誤及遼
人議和思忠與烏林谷贊謀往來專對其間號開刺開刺
者漢語云行人也自收國元年正月遼人遣僧家奴來使
者三往反議不決使者賽剌至遼遼人殺之主自將至
歸門大敗歸復遣使議和太祖使胡突來往書曰若不從
此胡突來但使人送至界外或如賽剌殺之惟所欲者天

輔三年六月遼大冊使太傅習泥烈以冊重至上京

先取冊文副錄閱視文不稱兄不稱大全稱東懷國太祖

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幹希尹商定冊文義指楊妙潤色胡

十谷阿撒高慶裔譯契丹字使贊謀與習泥烈僧行贊謀

至遼見遼人再撰冊文復不盡如本國旨意欲見遼王自

陳闔者止之贊謀不顧直入闔者相與搏搥折其信牌遼

人懼遽遣贊謀歸太祖再遣贊謀如遼遼人前後十三遣

使和議終不可成太祖自將遂克臨潢其後伐宋思忠從

宗翰軍封劉豫為齊帝思忠為傳宣使俄授謀克從宗弼

克和尚原還為同知西京留守事天眷初改蒲州防禦使

元帥府在陝西有其官屬往往豪壓貧民為奴起遣工匠
千人東來至河上思忠留止其人以聞詔皆還之為行臺
尚書左丞是時贊謨為行臺參知政事思忠黷貨無厭贊
謨鄙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秉德于行臺贊謨
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謨殺之是歲思忠入為尚書右
丞俄進平章政事封邵國公進拜左丞相兼侍中封沂國
公大德三年致仕貞元二年十月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
思忠第使以家禮見謂思忠曰卿神氣康實習先朝舊事
舍卿無能知者當為朕起共治國政對曰君之命臣敢不
效從但恨老病踈謬無以塞責耳遂命思忠乘馬從入宮

拜太傅領三省事封祿國王尋拜太師兼勸農使已而罷
中書門下省不置領三省事置尚書令位丞相上思忠為
尚書令特置散從八人聽隨至宮省奏賜坐海陵欲定封
爵制度風思忠建白之封王者皆降封異姓或封公或一
品二品階惟封思忠廣平郡王賜以玉帶思忠言百官不
當封妻海陵從之惟封思忠次室為郡夫人而思忠亦自
謂太祖舊臣頗自任雖海陵遂非拒諫而思忠盡言無所
避海陵將伐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思忠曰不可海陵不
悅謂思忠曰汝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思忠曰以十年
為期海陵曰何久也暮月耳思忠曰太祖伐遼猶且數年

今百姓愁怨師出無名江淮間暑熱湫濕不堪久居未歸以歲月期也海陵怒顧視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無所與恐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補於國家死亦何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為正統爾豈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識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昔見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孔臭子安足問哉海陵既不用思忠言運四方甲仗于中都思忠曰州郡無兵何以備盜賊海陵盡籍丁壯為兵思忠曰山後契丹諸部恐未可盡起皆不聽其後州郡盜起守令不能制契丹撒八斡窩果反期年乃克之當是時海

陵伐宋祁宰諫而乙迭張浩進言被杖思忠見踈孔彥舟畫策先取兩淮他無及者正隆六年思忠薨年七十三海陵深悼惜之親臨奠賻贈加等賜金螭頭車使者監護給道路費大定十二年詔復烏林谷贊謨官爵贈特進上謂宰臣曰贊謨忠實剛毅雖古人無以過與思忠有隙遂勸海陵殺之今思忠子孫皆不肖亦陰報也初思忠已構殺贊謨遂納其妻曹氏盡取其家財產章宗即位贊謨女五十九乞改葬詔賜葬地于懷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貲付之謙本名乙迭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謂之曰省部官受請託有以室家傳達者官刑不肅士風頹敝如此其糾正之初

世宗至中都多放宮人還家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遣之例所司失於檢照不得出宮心常快快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遂於十六位放火延燒太和神龍殿上命近臣迹火之所發十六位宮人袁六娘等六人告實稱心等為之稱心等伏誅賞賜袁六娘六人放出宮為良謙意宮殿被火將復興工役勞民傷財乃上表乞權紓修建上使張汝弼詔謙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瘡痍未復邊事未息豈遽有營繕也卿可悉之久之襲父思忠濟州猛安利涉軍節度副使烏林答鈔兀追捕逃軍至猛安中謙畏其擾乃贖民財買銀器鈔兀事覺鈔兀抵罪謙坐奪猛安遇救求叙上曰乙迭無自與賊使復其所

轉益温敦兀帶太師思忠姪也天會間充女直字學生學問通達觀書史工為詩選為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轉行臺右司郎中入為左司員外郎累官同知大興尹京師盜賊止息事無留滯再遷刑部尚書改定海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改吏部正隆伐宋為武定軍都總管世宗即位遣使召之授咸平尹為北邊行軍都統改會寧尹都統如故是時初定窩斡人心未安兀帶為治寬簡多備禦謹斥候邊郡以寧改北京留守以廉察舉兀帶所在有能名無私過由是入拜參知政事世宗諭之曰凡在卿上者行事

或不當理咨稟不從卿以所見奏聞下位有可用之才當
推薦之久之屬疾上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往視遣醫治療
薨年四十七上聞悼惜之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
匹勅有司致祭久之上謂侍臣曰故參知政事元帶刑部
尚書彥忠滄州節度使兀不喝侍郎敵幹郎中骨赦皆為
人忠直後進中必有能及之者朕樂得忠直之人有如兀
帶輩者乎卿等為朕舉之其見思如此

昂本名奔睹景祖弟李黑之孫斜幹之子幼時侍太祖太
祖令數人兩兩角力時昂年十五太祖顧曰汝能此乎對
曰有命敢不勉遂連仆六人太祖喜曰汝吾宗弟也自今
勿遠左右居數日賜金牌令佩以侍年十七太祖伐遼謂
之曰汝可探甲從軍矣昂遂佩所賜金牌從軍太祖平燕
策功賜甲第一區天輔六年宗翰駐北安州聞遼主延禧
在鴛鴦灤遣釋盪温敦思忠請於國論勃極烈采願以所
部軍追之杲不能決乃遣昂與思忠詣宗翰議其事遂定
天會二年南京叛軍帥闍母遣昂劉彥宗分兵討之宗望
伐宋承制以為河南諸路兵馬都統稱金牌郎君及攻汴
州宗弼與昂以兵三千為前鋒比暮昂先以兵千人馳至
其北門時軍中遣使入城宋人不納昂詰之以事遂得入
宗望至汴令闍母撻懶等屯于城之東北隅慮宋主遁去

遣昂等率輕騎環城巡邏昂所領止八謀克遇敵萬人與戰敗之其步軍溺死於汴者過半七年大軍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若為堅守計有兵數千列陣於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宗輔定陝西宗弼經略熙秦遣昂與撒離喝領兵八千攻取河西郡縣昂等遂取寧洮安隴二寨進至河州其通判率士民迎降攻樂州其都護及河州安撫使郭寧偕降復進取三寨至西寧州都護許居簡以城降吐蕃酋長之孫趙鈗轄率其所部木波首領五人來降昂別領軍四千往積石軍降其軍及所部五寨官吏追吐蕃鈗轄等十二人至廓州招之不下攻取之天眷元年授鎮國上將軍除東平尹明年夏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有軍五千倉卒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間以為疑兵自以精兵陣于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勒兵襲之至清口飛衆泛舟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昂乃附水屯營夜將半忽促衆北行諸將諫曰軍士遠涉泥淖饑憊未食恐難遽行昂怒不應鳴鼓督之下令曰鼓聲絕而敢後者斬遂棄營去幾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來劫營無所得而

夫諸將入賀且問其故昂曰汭流而下者定也沂流而上者誘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饑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下流勢不便利其襲我必矣衆皆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爲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堽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爲聲援飛乃退在東平七年改益都尹遷東北路招討使改崇義軍節度使遷會寧救天德初改安武軍節度使遷元帥右都監轉左監軍授上京路移里閔幹魯渾河世襲猛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猛

安不足酬也益以四謀克昂受親管謀克餘三謀克其族兄弟拜樞密副使轉太子少保進樞密使尚書左丞相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聞之杖昂五十乂之拜太尉封瀋國公進太保判大宗正事封楚國公累進封莒衛齊兼樞密使太保如故海陵南伐分諸路軍爲三十二總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遂以昂爲左領軍大都督海陵築臺于江上召昂及右領軍副大都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矣蒲盧渾曰舟小不可濟海陵怒詔昂與蒲盧渾明日先濟昂懼欲亡去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既而至揚州軍變海陵死世宗即位遼

陽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遣其子寢殿小底宗浩與其壻牌印祗候回海等奉表賀登寶位大軍北還昂恐宋人躡兵後即以罷兵移書于宋二年入見世宗深慰勞之進封漢國公拜都元帥太保如故置元帥府於山東經略邊事未幾奉遷睿宗皇帝梓宮於山陵以昂為勅葬使事畢還山東三年召至京師以疾薨年六十四上為輟朝親臨奠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昂在海陵時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常面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為置酒私第未數行輒卧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庶人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

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父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聞者稱之睦於兄弟尤善施予其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至於茵帳衣衾器皿僕馬之屬常預設於家即命駕相就為具歡樂終日盡以遺之即日使富足人或以子孫計為言荅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為子孫奴耶君子以為達

贊曰撒离喝温敦思忠奔睹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撒离喝既自以言致疑猶與大臭辨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林荅贊謨廉直自奮思忠擠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

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
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室而致其貲此何
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已晚
矣正隆之末奔睹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與
戰逼側越越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高楨遼陽渤海人五世祖牟翰仕遼官至太師楨少好學
嘗業進士韓魯討高永昌已下瀋州永昌懼偽送款以緩
師是時楨母在瀋州遂來降告以永昌降款非誠韓魯乃
進攻既破永昌遂以楨同知東京留守事授猛安天會六
年遷尚書左僕射判廣寧尹加太子太傅在鎮八年政令

清肅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提點河北西路
錢帛事天眷初同簽會寧牧及熙宗幸燕兼同知留守封
戴國公改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濟出守中京以楨為同
判俄改行臺平章政事為西京留守封任國公是時奚霫
軍民皆南徙謀克別木者因之嘯聚為盜海陵患之即以
楨為中京留守命乘驛之官責以平賊之期賊平封河內
郡王海陵至中京楨警夜嚴肅有近侍馮僧家奴李街喜
等皆得幸海陵嘗夜飲于禁楨杖之瀕死由是權貴皆震
懾遷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封莒王策拜司空進封代王
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如故楨又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

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為言當路者忌之薦張忠輔
馬諷為中丞二人皆險詖深刻欲令以事中楨正隆例封
冀國公楨因固辭曰臣為衆小所嫉恐不能免尚可受封
爵耶海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及疾革書空獨語曰某事
未決某事未奏死有餘恨薨年六十九海陵悼惜之遣使
致奠賻贈加等輓性方嚴家居無聲伎之奉雖甚暑未嘗
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不一談笑其簡默如此

白彥敬本名遙設部羅火部族人初名彥恭避睿宗諱改
焉祖屋僕根父阿斯仕遼為率府率彥敬善騎射起家為
吏補元帥府金史伐宋為錢帛司都管勾立三省選為尚

書省令史除部元帥府知事招諭諸部授以金牌行數千
里有功超遷兵部郎中熙宗罷統軍司改招討司遣彥敬
分僚屬收牌印諭諸部隸招討司還為本部侍郎遷大理
卿出為通州防禦使改刑部侍郎怨家告誣開府慎思與
西北路部族謀叛彥敬鞫得其實海陵嘉之遷簽書樞密
院事以便宜措置邊防正隆六年調諸路兵伐宋及調民
馬使彥敬主會寧蒲與胡里改三路事改吏部尚書充南
征萬戶遷樞密副使契丹撒八反樞密使僕散忽土等以
無功坐誅以彥敬為北面行營都統與副統紇石烈志寧
以便宜往賜御服皮襖行至北京聞南征諸軍逃歸者皆

奔東京欲推戴世宗彥敬與志寧謀陰結會寧尹完顏蒲
遠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以圖之世宗已即位使石抹
移迭移刺曷補等九人招彥敬志寧彥敬拒之使移迭跪
率兵拒於建州之境而獨吉義先歸世宗蒲速賚稱疾不
至世宗密遣人乘夜揭榜於北京市購以官賞彥敬志寧
恐為人圖已遂降以為曷速館節度使不數月召為御史
大夫窩斡僭帝號諸軍馬瘦弱遣彥敬往西北路招討司
市馬得六千餘匹窩斡敗西走山後完顏思敬以新馬三
千備追襲彥敬屯于夏國兩界間窩斡平召還為兵部尚
書出為鳳翔尹改太原尹兼河北東路兵馬總管尋改河
中尹大定九年卒于官

張景仁字壽甫遼西人累官翰林待制貞元二年與翟永
固俱試禮部進士以尊祖配天為賦題忤海陵旨語在永
固傳大定二年僕散忠義伐宋景仁掌其文辭宋人議和
朝廷已改奉表為國書稱臣為姪但不肯世稱姪國往復
凡七書然後定其書皆景仁為之世宗稱其能嘗曰今之
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指事達意辨而裁真能文
之士也五年罷兵入為翰林直學士七年遷侍講八年為
詳讀官宋國書中有寶鄰字景仁奏鄰字太涉平易上問

累年國書有鄰字否命一一校勘六年書中亦有之上責
問六年詳讀官劉仲淵右丞石琚亦請罪曰臣嘗預六年
詳讀上曰此有司之過安得一一責宰臣邪詔有司就論
宋臣王淪使歸告其主後日國書不得復爾仲淵時為禮
部侍郎降石州刺史景仁遷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又之
上召景仁讀陳言文字上問事款幾何景仁率易少周密
對曰二十餘事復曰其中如某事某事一事可行餘皆無
謂也明日上召景仁告其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觀之中復
有不可行者卿謂無謂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嘗使卿分
別可否卿輒專可否何也自今戒之十年兼太常卿學士
同修國史如故轉承上曰兼修國史改河南尹二十一年召
為御史大夫仍兼承上曰修國史世宗謂景仁曰卿博學老
儒求如古之御史大夫然後行之斯為稱矣不能如古之
人衆人不獨謂卿亦謂朕不能知人卿醉中頗輕脫失言
當以酒為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藝而頗率易不可任臺
察景仁被詔就臺中治監察罪輒以便服視決罰上聞之
責景仁曰朕初用卿為大夫或言卿不可居此官今果不
用故事率易如此卿自慎不然黜罰及矣景仁頓首謝未
幾詔葬元妃李氏于海王莊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提控
葬事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決之四

十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臣禮上曰卿劾奏甚當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勅元忠曰監丞六品有罪聞奏今乃一切趨辦擅決六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當自咎勿復再元忠尚豫國公主怙寵自任倨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肅然是歲薨

贊曰高楨以舊勞為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繩治無所避幾不免於怨憎之荼毒直已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受大定之詔而世宗賢之嚮使久在此位其深謀謹論必有竦動人者張景仁儒者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列傳第二十二終

列傳第二十三

金史八十五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世宗諸子

永中

永昭

永功

永德

永成

永升

世宗昭德皇后生顯宗趙王執輦越王斜魯元妃張氏生

鄔王允中越王允功元妃李氏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

潞王允德昭儀梁氏生豫王允成才人石抹氏生夔王允

升執輦斜魯皆早卒

鐫王永中本名實魯刺又名萬僧大定元年封許王五年
判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拜樞
密使十九年子石古乃加光祿大夫是歲改葬明德皇后
于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張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警寧宮
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黃繖者前導俄頃皇后柩
出警寧宮顯宗徒跣少府監張僅言呼執黃繖者不應既
葬僅言欲奏其事顯宗解之曰是何足校哉或繖人誤耳
僅言乃止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永中不悅顯宗勸之
曰宗正之職自親及踈自近及遠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
之貴豈以官職開劇爲計邪永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

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問起
居于上京旣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
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
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天平山好
水川清暑顯宗薨于中都詔曹王永功視章宗召永中赴
行在是歲與章宗及永功等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
年復爲樞密使是歲世宗賜諸孫名石古乃曰瑜神土門
曰璋阿思蕙曰玘阿離合邁曰瑒二十七年玘年十五以
上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起復判西京留守進封漢王
與諸弟各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二千貫重幣三百端

絹二千匹再賜永中修公解錢三百萬特加石古乃銀書
榮祿大夫阿离合邁奉國上將軍明昌二年正月辛酉孝
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吳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
永升奔喪後期各罰俸一月杖其長史五十永中適有寒
疾不能至上怒頗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永中曰已近
公除亦不須來二月丙戌禫祭永中始至入臨辛卯始克
行燒飯禮壬辰永中及諸王朝辭賜遺留物禮遇雖在而
嫌忌自此始矣四月進封并王三年判平陽府事進封鎬
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爲官屬實檢制之也府尉希望風
旨過爲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

不堪殊鬱鬱乃表乞閑居詔不許四年鄭王永蹈以謀逆
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門戶出入速獵游宴皆有制
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東提刑判官把里海坐私謁永
中杖一百解職前近侍局副使裴滿可孫嘗受永中請託
爲石古乃求除官可孫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猶坐免故尚
書右丞張汝弼永中母舅也汝弼妻高陀幹自大定間盡
永中母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爲永中求福希覲非望明昌
五年高陀幹坐誣祝誅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會
王傅尉秦永中第四子阿离合邁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
詔同發大時親府事寧御史中丞孫即康鞠問并未得

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為大王以爾為妃詔遣宦者覆按狀詞尋遣禮部尚書張暉兵部侍郎烏古論慶喬覆之上謂宰臣曰鎬王祗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參知政事馬瑛曰永中與永蹈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上曰大王何故輒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詔以永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對便殿皆曰請論如律惟官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詔賜永中死神徒門阿南合懣等皆棄市勅有司用國公禮收葬永中平陽府監護官給葬具妻于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詔

復永中王爵賜諡曰厲勅石古乃於威州擇地以禮以葬永中時祭奠貞祐二年詔徙永中妻子石古乃等鄭州安置貞祐三年太康縣人劉全嘗為盜亡入衛真界詭稱愛王所謂愛王指石古乃石古乃實未嘗有王封小人也以此目之劉全欲為亂因假託以惑眾誘王氏女為妻且言某子方聚兵河北東平人李寧居嵩山有妖術全同縣人嘗溫稱寧可論大事乃使范元書偽號召之寧至推為國師議僭立事覺全溫寧皆伏誅貞祐四年潼關破徙永中孫于南京興定二年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妄言至終當奮發今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衛真百姓三家

信以為誠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遣歐崇輩結縛
兵仗大署旌旗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
十餘人永中子孫禁錮自明昌至于正大未幾四十年
與初詔弛禁錮未幾南京亦不守云

鄭王永蹈本名銀朮可初名石狗兒大定十一年封
未期月進封徐王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
為大興尹章宗即位判彰德軍節度使進封衛王明昌二
年徙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初崔溫郭諫馬太初與永
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畢慶壽以告永蹈郭諫
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諫相已及妻子諫說永蹈曰大王

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又曰大王元妃長子不與諸
王比也永蹈召崔溫馬太初論讖記天象崔溫曰丑年有
兵災屬免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郭諫曰昨見赤氣犯
紫微白虹貫月皆注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永蹈深信其
說乃陰結內侍鄭兩兒伺上起居以崔溫為謀主郭諫為
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僕散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
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為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
都尉蒲刺覩致書于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
婚使者不敢復言不執事永蹈家奴董壽諫永蹈不聽董
壽以語同輩奴千家奴上變是時永蹈在京師詔平章政

事完顏守貞參知政事胥持國戶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庵古鑑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上怒召守貞等問狀右丞相夾谷清臣奏曰事貴速絕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及妃卞王二子按春阿辛公主長樂自盡蒲刺觀崔溫郭諫馬太初等皆伏誅僕散揆雖不聞問猶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千家奴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叙使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密矣泰和七年詔復王封備禮改葬賜謚曰刺以衛王永濟子按辰為永蹈後奉其祭祀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又名廣孫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笑勇健絕人涉書史好法書名畫大定四年封鄭王七年進

封王十一年進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書上曰侍臣張汝霖汝外舅行也可學為政十七年授活活土世襲猛安十八年改大興尹世宗幸金蓮川始出中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蒼頭各杖一百彈壓百戶二人失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親軍人止一蒼頭兩彈壓服勤為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決蒼頭使彈壓待罪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老嫗與男婦憇道傍婦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蹤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已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

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
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吏以為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即具
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姬得
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
以稱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黃氏望雲王氏豪猾
不逞永功發其罪畿內肅然二十三年判東京留守是月
改河間尹閱月改北京留守居無何上謂宰臣曰朕聞永
功到北京為政無良雖朕子萬一敗露法可廢乎朕已戒
勅永功卿等可諭其長史俾匡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東
京留守世宗幸上京過東京永功從明年上還至天平山

好水川皇太子薨詔永功護喪事尋拜御史大夫章宗封
原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趙王永中及永功兄弟皆加開府
儀同三司明年判大宗正事應州僧與永功有舊將訴事
于彰國軍節度使移刺胡刺求永功手書與胡刺為地胡
刺得書奏之上謂宰臣曰永功以書囑事胡刺此雖細微
不可不懲也凡人小過不治遂至大咎有犯必懲庶幾能
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無私臣下敢不敬畏於是永
功解職未幾復判大宗正事章宗即位除判平陽府事進
封冀王永功之官隨引醫人沈思存過制限當解職上曰
朕知此事當痛斷監奴及治府掾長史管轄府事者罪

著于令家奴王唐犯罪至徒永功曲庇之平陽治中高德
裔失覺察答四十於是永功改判濟南府詔永功曰所坐
雖細事法令不得如此今已釋矣後母復然濟南先帝
舊治風土甚好可悉此意也改授山東西路把魯古世襲
猛安二年判廣寧府事進封魯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
元年進封郢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
八年復判平陽府事大安元年進封譙王判中山府事明
年進封越王宣宗即位免常參明年從遷汴京久之詔永
功每月朔一朝興定四年詔永功無朝五年有疾賜御藥
疾革賜尚醫診視一日五遣使候問是歲薨上哭之慟益

自忠簡子福孫壽孫粘沒曷大定二十六年詔賜福孫名
壽孫名壽粘沒曷名琳是年瑤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
位加銀青榮祿大夫封蕭國公初為興陵崇妃養子常居
京師奉朝請泰和五年卒章宗輟朝百官進名奉慰

壽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資質簡重博學
有俊才喜為詩工真草書大定二十七年加奉國上將軍
明昌初加銀青榮祿大夫衛紹王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貞
祐中封胙國公正大初進封密國公壽奉朝請四十年日
以講誦吟詠為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
來永功薨後稍得出游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

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
璿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
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
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天興
初璿已卧疾論及時事嘆曰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
全完顏氏一族歸吾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
是時曹王出質璿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璿
奏曰聞訛可欲出議和訛可年幼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
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
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漑熱爭則置之冷地無所顧

後緩急則置于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
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以疾薨年六十一平生詩
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第
五子守禧字慶之風神秀徹璿特鍾愛嘗曰平日所蓄書
畫將以付斯子及汴城降守禧病卒年未三十

潞王永德本名訛出大定二十五年與景宗及諸兄俱加
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祕書監二十九
年進判祕書監進封瀋王明昌元年授山東東路把魯古
必刺猛安三年進封幽王五年遷勸農使承安二年進封
潞王承安三年再任勸農使泰和元年有司劾永德元月

進酒後期有詔勿問衛紹王時累遷太子太師宣宗即位
改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遷判大睦親府事子幹論
賜名琰

豫王永成本名鶴野又曰婁室母昭儀梁氏永成風姿奇
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潘王以太
學博士王彥潛為府文學永成師事之十一年進封函十
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祕書監明年授世襲山東東路把
魯古猛安判大睦親府事既而改中都路胡土靉哥蠻猛
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三年判定武軍節度
使事尋改判廣寧府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命留守中都

判吏部尚書進開府儀同三司為御史大夫章宗即位
復進封吳判真定府事明昌元年改山東西路益買必刺
猛安明年進封交坐率軍民圍獵解職奉表謝罪上賜手
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侍顯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
愛洎冲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
心簡在毫楮莫窮用是起之苦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
典藩服歲月荐更蕞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眇哉鎮府固
牛刀之莫施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時
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
行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

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
退閑之小誠欲成終始之洪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是以知節慎者脩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
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
之悔前人所行可為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
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牽復之晚朕素不工詞
翰臨文章草直寫所懷真不以辭害意也未幾授沁南軍
節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永
成誕日親為詩以賜有美譽旨應輝玉牒忠誠不待啓金
滕之語當世榮之七年改判平陽府事承安改元以覃恩

進封豫明年冬進馬八十疋以資守禦之備上賜詔獎諭
曰卿夙有雋望時惟茂親通達古今砥礪忠義方分憂於
外服來輸駿於上閑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盡心於體國
乃因物以見誠載念懇勤良深嘉獎五年再任俄召還以
疾不能入見上親幸其第臨視泰和四年薨計聞上為之
震悼賻贈甚厚謚曰忠獻永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
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
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夔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斜不出一名鶴壽大定十一年
封徐王進封虞王二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吏

部尚書授山東西路按必出虎必刺猛安章宗即位加恩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軍節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久之改封宛王衛紹王即位徙今封貞祐元年九月宣宗以允升年高素羸疾詔宮中聽扶杖尋薨既殯燒飯上親臨奠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
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列傳第二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金史八十六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李石

子獻可

完顏福壽

獨吉義

烏延蒲里黑

烏延蒲轄奴

烏延查刺

李師雄

尼庵古鈔元

孛朮魯定方

夾谷胡刺

蒲察幹論

夾谷查刺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貞懿皇后弟也先世仕遼為宰相高祖仙壽嘗脫遼主之舅於難遼帝賜仙壽遼陽及湯池地李頃他物稱是常以李舅目之父雜訛只桂州觀察使高

永昌據東京率衆攻之不勝而死石敦厚寡言而器識過人天會二年授世襲謀克為行軍猛安睿宗為右副元帥引置軍中屬之宗弼八年除禮賓副使轉洛苑副使天眷元年置行臺省於汴石為汴京都巡檢使歷大名少尹汴京馬軍副都指揮使累官景州刺史海陵營建燕京宮室石護役皇城端門海陵遷都燕京石隨例入見海陵指石曰此非葛王之舅乎葛王謂世宗也未幾除興中少尹石知海陵忌宗室頗歎前日之言秩滿託疾還鄉里世宗留守東京禦契丹括里石留東京巡察城中海陵使副留守高存福伺察世宗動靜知軍平蒲速越知存福謀以告世

宗石因勸世宗先除存福然後舉事世宗從之大定元年以定策功為戶部尚書無何拜參知政事阿瑣殺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東京而群臣多勸世宗幸上京者石奏曰正隆遠在江淮寇盜蠭起萬姓引領東向宜因此時直起中都據腹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惟陛下無牽於衆惑上意遂決即日啓行世宗納石女後宮生鄭王永蹈衛紹王永濟是為元妃李氏三年戶部尚書梁錫上言大定以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真偽相雜請一切停罷石買革去舊帖下倉支粟倉司不敢違以新粟與之上聞其事以問梁球梁球對不以實上命尚書左丞程

宋固鞠之梁球削官四階降知火山軍石罷為御史大夫
久之封道國公六年上幸西京石與少詹事烏古論三合
守衛中都宮闕詔曰京師巡禦不可不嚴近都猛安內選
士二千人巡警仍給口麥芻粟謂宰臣曰府軍錢幣非徒
聚貨也若軍士貧弱百姓困之所費雖多豈可已哉故事
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問起居上以使傳頻煩命
二十日一進表七年拜司徒兼太子太師御史大夫如故
賜第一區安化軍節度使徙單子溫平章政事合喜之姪
也賊濫不法石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
既退宰相或問石奏事何義石正色曰正為天下姦汚朱

盡其耳聞者悚然一日上謂石曰御史分別庶官邪正卿
等推劾有罪而未嘗舉善也宜令監察分路刺舉善惡以
聞石司憲既久年寢高御史臺奏事有在制前斷定乞依
新條改斷者上曰若在制前行者豈可改也上御香閣召
中丞移刺道謂之曰李石耄矣汝等宜盡心向所奏事甚
不當豈涉於私乎他日又謂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
善惡邪正無語及之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舉一二
善士亦不負此職也九年進拜太尉尚書令詔曰太后兄
弟惟卿一人故命領尚書事軍國大事涉於利害議其可
否細事不煩卿也進封平原郡王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奏

事石神色不懌世宗察之謂石曰守道所奏既非私事卿當共議可否在上位者所見有不可順而從之在下位者所見雖當則遽不從乎豈可以與已相違而蓄怒哉如此則下位者誰敢復言石對曰不敢上曰朕欲於京府節鎮運司長佐三員內任文臣一員尚未得人石奏曰資考未至不敢擬上曰近觀節度轉運副使中才能者有之海陵時省令史不用進士故少尹節度轉運副使中乏人大定以來用進士亦頗有人矣節度轉運副使中有廉能者具以名聞朕將用之朝官不歷外任無以見其才外官不歷外朝無以進其才中外更試庶可得人他日上復問曰外任五品職事多闕何也石對曰資考少有及者上曰尚自賢能當不次用之對不稱旨上表乞骸骨以太保致仕進封廣平郡王十六年薨上輟朝臨弔哭之慟賜錢萬貫官給葬事少府監張僅言監護親王宰相以下郊送謚襄簡石以勲戚久處腹心之寄內廷獻替外罕得聞觀其劾奏徒單子溫退答宰臣之問氣岸宜有不能堪者時論得失半之亦豈以是耶舊史載其少貧貞懿后周之不受曰國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感泣曰汝苟能此吾復何憂及中年以冒粟見斥衆譏貪鄙如出二人史又稱其未貴人有慢之者及爲相其人以事見石惶恐石曰吾

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能為長者言如是又與他日氣岸
迥殊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謂兵為國根本
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所恃以
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理示以
法禁使之無爭是為長久之術趣有司拯問自是軍民之
爭遂息北京民曹貴謀反大理議廷中謂貴等陰謀又不
能發在法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罪止論斬石是
之又議從坐久不能決石曰罪疑惟輕入詳奏其狀上從
之緣坐皆免死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
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

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
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斬已平矣不可疲
中國有用之力為此無益議遂寢是皆足稱云世宗在位
幾三十年尚書令凡四人張浩以舊官完顏守道以功徒
單克寧以額命石以定策他無及者明昌五年配享世宗
廟廷子獻可達可

獻可字仲和大定十年中進士第世宗喜曰太后家有子
孫舉進士甚盛事也累官戶部員外郎坐事降清水令召
為大興少尹遷戶部侍郎累遷山東提刑使卒衛紹王尊
位以元舅贈特進正封道國公子道安擢符寶篆

完顏福壽曷速館人也父合住國初來歸授猛安天眷二
年福壽龍父合住職授定遠大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
海陵省併猛安謀克遂停封正隆末海陵伐宋福壽領
室臺谷藹二猛安由山東道進至泰安既受甲福壽乃誘
將校北還而高忠建盧萬家奴等亦各率衆萬餘俱歸東
京欲共立世宗至遼口世宗遣從單思忠府吏張謀魯尾
等來迎察其去就思忠等以數騎馳入軍中見福壽等問
曰將軍何為至此福壽等向南指海陵而言曰此人失道
不能保天下國公乃太祖皇帝親孫我輩欲推戴為主以
此來耳諸軍皆東向拜呼萬歲為書以授思忠於是皆隨

軍渡遼水徑至東京城下即諭軍士擐甲入衛宮城殺高
存福等明日與諸將及東京吏民從婆速路兵馬都總管
完顏謀衍勸進世宗即位以福壽為元帥右監軍賜以銀
幣御馬初謀衍之至也大會諸軍以福壽之軍居左高忠
建軍居右忠建曰何以我軍為右軍謀衍曰樹置在我爾
曷敢言福壽曰始建大事左右軍高下何足爭也遂讓忠
建為左軍世宗聞而賢之未幾以完顏謀衍討白彥敬紇
石烈志寧于北京是冬上聞臨潢尹秉元帥左都監吾扎
忽等與窩斡戰不利命福壽將兵進討已敗賊俘獲生口
萬計世宗以紇石烈志寧代之召還授興平軍節度使

其世襲益安尋領濟州路諸軍事大定三年卒

術吉義本名鶻魯補曷速館人也徙居遼陽之阿米吉山

祖回海父祕刺收國二年曷速館來附祕刺領戶三百遂

為謀克祕刺長子照屋次子忽史與義同母祕刺死忽史

欲承謀克義曰長兄雖異母不可奪也忽史乃以謀克

照屋人咸義之義以質子至上京善女直契丹字為營

御前文字大會十五年擢右監明衛大將軍除寧化州

史察廉遷迭刺部族節度使復州防禦使改卓魯部族節

度使河南路統軍都監為武勝軍節度使邊郡妄稱寇至

統軍司徒居民於汴義獨不聽日與官屬擊毬游宴統軍

自使人貢之義曰太師梁玉南伐淮南死者未葬亡者未

復彼豈敢先發此城中有權場若自動彼將謂我無人既

而果無事統軍謝之請以沿邊唐州等處諸軍猛安皆隸

于義貞元元年改唐古部族節度使為彰化軍改利涉軍

節度使是時海陵伐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得

衆心都統白彥敬自北京使人陰結義欲與共圖世宗頃

之世宗即位義即日來歸具陳所以與彥敬密謀者世宗

嘉其不欺以為參知政事上謂義曰正隆率諸道兵伐宋

若反旆北指則計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殺其嫡母

廢其虐衆必將自斃陛下太祖之孫即位此其時也上曰

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舉甚太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則高幹必大熾今正隆已渡淮高幹未至太盛將士在南家屬皆在此惟早幸中都為便上嘉納之次榛子崩世宗聞海陵死于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大定二年罷為益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賜金五十兩銀五百兩三年以疾致仕四年薨于家年七十一丁和尚大定初除應奉翰林文字佩金牌陀滿訛里也子撒曷輦克護衛司吏王得見加保義校尉皆佩銀牌持詔書宣諭中都以南州郡及往南京諭太傅張浩中道聞海陵遇害南京及都督府皆奉表賀乃止和尚為奉使擅廢置州縣官輒行殺戮詔尚

書省鞫治之十九年詔以義孫刁壽為斜魚魯阿世龍謀克義性辯給善談論服玩不尚省侈食不兼味云

贊曰章宗嘗問群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為誰完顏守貞對曰止有李石一人帝宗歎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顏謀衍部署諸軍高忠建爭長完其功多矣當是時獨言義最先至諸將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烏延蒲离黑速頰路哲特猛安八改屬合懶路祖思列預平烏春窩謀罕之亂及伐遼宋百有功追授猛安贈銀青光祿大夫父國也襲猛安蒲离黑從太祖伐遼勇聞軍中

天眷三年襲猛安授寧遠大將軍累官武寧軍節度使遷
京兆尹海陵伐宋行武威軍都總管軍還為順義軍節度
使徒單合喜定秦隴蒲离黑統元顏習尼列顏蓋門都兵
救德順州改延安平涼尹致仕封任國公大定十九年卒
烏延蒲轄奴速頻路星顯河人也後改隸曷懶路父忽撒
渾天輔初追授猛安親管謀克蒲轄奴身長有力多智略
襲其父猛安謀克階寧遠大將軍天德二年授陳州防禦
使貞元元年改昌武軍節度使以善綏撫再任海陵南征
既歸德尹為神策軍都總管當也濟州比至山東盜已據
其城蒲轄奴領十餘騎往覘之心為其衆所圍乃與軍士
皆下馬立而射之殺百餘人賊衆敗走迤邐龍之至暮而
還明日攻破其城號令士卒行營居民郡中獲安民感其
惠為立祠以祭大定二年為慶陽尹元帥左都監徒單合
喜奏宋軍十萬餘據險阻剽掠郡邑請益師詔益兵七千
與舊兵合為二萬遣蒲轄奴與延安尹高景山等分領其
軍以往卒于軍年六十一子查刺

烏延查刺銀青光祿大夫蒲轄奴子也力兼數人勇果無
敵正隆六年伐宋諸猛安謀克兵皆行州縣無備契丹若
里陷韓州圍信州遠近震駭查刺道出咸平遂率本軍
還信州與戰敗之已而賊復整兵環攻且登其城查刺

巨木厭之殺賊甚衆括里乃解去查刺左右等皆大驚
簡簡重數十斤人號為鐵簡萬戶追及括里于韓州東八
里許賊方就平野為陣查刺身率銳士以鐵簡左右揮
之無不僵仆賊不能成列乃易馬督軍復擊之賊衆大敗
遂走東京咸平隆州民復帖然世宗即位查刺謁見克讓
衛為驍騎副都指揮使領萬戶擊窩斡戰于花道大軍未
集查刺在左翼領六百騎與賊戰殺賊三千餘人宗亨黨
察世傑七謀克戰不利世傑走查刺軍賊合圍攻之查刺
圍拒而戰宗亨軍來援賊乃引去西過裊嶺追及於陷泉
賊先犯右翼查刺迎擊之賊退走窩斡募人刺之偽護衛
阿不沙身長有力奮大刀自後斫查刺查刺回顧以簡
擊阿不沙折其右臂與紇石烈志寧軍合擊賊遂大敗窩
斡平以為宿直將軍賜銀三百兩重綵二十端丁父憂以
本官起復襲其父猛安除蔡州防禦使改宿州遷昌武軍
節度使徙鎮邠州為賀宋歲元使射淮上柳樹矢入其樹
飲羽宋人素聞其名甚異之改鳳翔尹入為右副點檢出
為興中尹改婆速路總管高麗憚其威名凡以事至婆速
路者望見而跪之二十五年為興平軍節度使卒官查刺
貞慈寡言平居和易及臨戰奮勇見者無不辟易雖重
萬衆出入若無人之境云

李師雄字伯威鳳門人也有材力喜談兵慕古之英雄
名師雄宋宣和中以騎射登科累官大名清平尉王師
大名師雄與府僚出降攝本路兵馬都監齊國建以為大
總管府先鋒都統制知淄州齊廢為汴京馬軍都虞候歷
知寧海軍曹州刺史皇統二年為武勝軍節度使正隆末
為河州防禦使宋將吳璘軍攻秦隴會師雄以事就遠臨
洮宋兵至城下州人乘城拒守謀欲出降師雄止之宋將
權儀鞭馬方上浮橋師雄射之墜于橋下遂擒權儀宋師
退後從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以兵攻河州有功未幾以
疾歸汴卒

兀廬古鈔兀曷速館人初為大臭扎也補元帥府通事宋
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鈔兀將輕騎數百與偵人歎
鬚間道往救之敗敵兵六千翌日宋兵復圍下邳鈔兀使
敗之宋人攻濟州奪戰艦略盡是時鈔兀往宿州分蒲魯
虎軍還至大河與敵遇力戰敗之盡復戰艦王師復河南
宋別將田胡陵夜襲李董布輝營士卒盡沒鈔兀從東平
總管併力戰却之元帥府賞以銀幣鈔兀勇敢善伺敵虛
實以此屢捷帥府承制加忠顯校尉為蕃部禿里賜錢萬
貫幣帛三百匹衣一襲馬二匹將之官河間尹大臭白于
元帥請留鈔兀以給邊事許之復賜錢萬貫銀二百五十

兩重絲三百端馬三匹錄功授慶陽少尹海陵將伐宋而契丹反召入諭之曰汝久在邊陲屢立戰功昨遣樞密使僕散忽土留守石抹懷忠等討契丹師久無功已實諸法今命汝與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進討因賜具裝廐馬四疋鈔兀與彥敬等至北京未能進會世宗即位遼陽鈔兀迎謁遷輔國上將軍與都統吾札忽副統渾討窩斡鈔兀行至柰歷與窩斡遇二軍小却鈔兀挺槍馳入其陣手殺二十餘人賊乃退元帥僕散忠義自花道追之鈔兀以前鋒追及于陷泉遂大敗之事平遷西北路招討使改東北路鈔兀與完顏思敬有隙思敬為東京留守奉詔至招討司鈔兀不出餞世宗聞之遣使切責之曰卿本大臬扎也起身細微受國厚恩累歷重任乃以私憾不餞詔使當內省自訟後勿復爾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既而思敬為平章政事北路招討使鈔兀以私取諸部進馬事覺被逮將走京師鈔兀為人尚氣次海濱縣慨然曰吾豈能為思敬辱哉遂縊而死十九年詔以鈔兀舊功授其子和尚世襲布輝猛安徒胡眼謀克

李永魯定方本名阿海內吉河人也材勇絕倫海陵素聞其名天德初召授武義將軍克護衛數月轉十人長遠宿直將軍賜予甚厚尋為殿前右衛將軍又三月擢殿前右

副點檢世襲猛安改左副點檢出爲河南尹改彰德軍節度使海陵南伐定方爲神勇軍都總管大定二年宋人陷汝州河南統軍使宗尹遣定方將兵四千往取之汝州東南及北面皆山林險阻不可以騎軍戰是時宋兵由鴟路出沒定方至襄城得敵虛實遂牒諭汝州屬縣曰我率許州戍兵十二萬徑取汝州爾等可備糧草二十萬使人揚言欲據要路絕宋兵往來既而定方引兵趨鴟路宋人聞之果棄城遁去定方至魯山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輕騎二百追至布袴义擊敗之遂復汝州授鳳翔尹宋人阻邊以本職行河南道軍馬副統率步騎六萬將由壽州進軍次

州宋李世輔陷宿州定方從左副元帥志寧戰於城下時天大暑定方督戰馳突敵陣中出入數四渴甚因出陣下馬取水爲人所害年四十四上聞而閔之詔有司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贈金紫光祿大夫

夾古胡刺上京宋葛屯猛安人初在左副元帥撻懶帳下有戰功授武德將軍襲其父謀克正隆末山東盜起胡刺爲行軍猛安討賊遇賊千五百人於徐州南敗之山東路統軍司選諸軍八百人作十謀克胡刺將之與驍騎軍皆隸點檢司行至淮南海陵遣以騎兵三百二十往揚州敗宋兵千五百人於宣化鎮僕散忠義伐宋胡刺領萬戶由

泗州進戰遇敵於宿州歿于陣贈鎮國上將軍

蒲察幹論上京益速河人徙臨潢祖忽土華父馬孫俱贈

金紫光祿大夫幹論剛毅有技能天輔初以功臣子充護

衛遷左衛將軍定武軍節度使召為右副都點檢天德初

授世襲臨潢府路曷呂斜魯猛安改東平尹賜錢千萬累

除河南尹海陵伐宋以本官為右領軍都監大定二年仍

為河南尹兼河南路都統軍使宋以萬人據壽安縣高州

刺史石抹突刺押軍萬戶徙單寨補以騎兵三百巡邏遇

于縣東請師於幹論幹論使猛安完顏鶻沙虎率七百人

之宋兵多突刺使士卒下馬跪而射之宋兵不能當走

入縣城突刺進逼之宋人棄城去追及于鐵索口復大敗

之遂復壽安改北京留守大定尹卒官

夾古查刺隆州失撒古河人也祖不刺速國初授世襲曷

懶兀主猛安曷懶路總管父謝奴官至工部尚書查刺狀

貌魁偉善女直契丹書天德初以功臣子充護衛二年授

武義將軍未幾擢符寶郎元再考出為灤州刺史改知平

定軍事海陵南征為武威軍副都總管軍還大定二年授

景州刺史遷同知京兆尹時彰化軍節度使宗室璋等與

宋將吳璘相拒於德順州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遣查刺

與諸將議破敵策璋等議曰我兵雖屢勝而敵兵不退者

知我軍少故也須都監親至方可破敵於是合喜領兵四萬至遂下德順州入為殿前右衛將軍襲父猛安改左衛將軍遷右副點檢有疾丞相良弼視之謂所親曰此人國器也他人有疾吾未嘗往焉九年出為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仍賜金帶到官治有勤績邊境以安其斷獄公平道不拾遺遷臨潢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蕃部畏服改西北路招討使上遣使宣諭曰今諸部初附命汝撫綏當使治聲達於朕聽大定十二年卒查刺性忠實內明敏每論大事超越倫輩太師勅嘗曰查刺不學而知方之古人如此才鮮矣

贊曰陷泉之捷震雷燁燁符離之克我勢攸赫隴坻掃掃淮澗鈎鉅成矣故列叙諸將之功焉

列傳第二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金史八十七

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紇石烈志寧

忠義

徒單合喜

紇石烈志寧本名撒曷董上京胡塔安人自五代祖太尉

韓赤以來與國家世為甥舅父撒八海陵時賜名懷忠為

泰州路顏河世襲謀克轉猛安嘗為東平尹開遠軍節度

使志寧沉毅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縣主宗弼於諸

壻中最愛之皇統間為護衛海陵以為右宣徽使出為

陽軍節度使入為兵部尚書改左宣徽使都點檢遷樞密副使開封尹契丹撒八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北京留守蕭曠西京留守蕭懷忠皆以征討無功坐誅於是志寧為西北面副統與都統白彥敬以北京臨潢秦州三路軍討之志寧至北京而海陵伐宋已渡淮彥敬志寧聞世宗有異志乃陰結會寧尹完顏蒲速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將攻之而世宗已即位使石林移迭移剌曷補來招彥敬志寧殺其使者九人世宗使完顏謀衍來伐衆不肯戰乃與彥敬俱降世宗問曰正隆暴虐人望既絕朕以太祖之孫即大位汝殺我使者又不能為正隆死節恐為人所圖後來降朕今殺汝等將何辭彥敬未有以對志寧前奏曰臣等受正隆厚恩所以不降罪當萬死上曰汝輩初心亦可謂忠於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節世宗使扎八招窩斡扎八乃勸之遂稱帝世宗使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征之志寧以臨海節度使都統右翼軍窩斡敗于長樂西走志寧追及于霧霖河賊已先渡依岸為陣毀橋岸以為阻志寧與賊夾河為疑兵與萬戶夾谷清臣徒單海羅於下流未渡已渡前有支港岸斗絕其中泥濘乃束柳填藉士卒乘濟行數里得平地將士方食賊奄至賊據南岡三馳下志寧陣陣堅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賊據上風縱火乘燧

勢馳擊志寧步軍繼至轉戰十餘合火益熾風煙突人不可當會雨作風煙乃熄遂奮擊大破之於是元帥謀衍右志寧福壽不急擊賊久無功右丞僕散忠義請自討賊而志寧擊賊有功上以忠義代謀衍志寧代福壽封定國公使蒲察通至軍中宣諭之賊略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慶和三縣睥睨北京會土河水漲賊不得渡乃西趨三韓縣志寧方追躡之元帥忠義與賊遇于花道軍頗失利賊見志寧踵其後不敢乘勝遂西走是時六軍馬瘦弱不堪追襲諸將欲止軍勿追志寧獲賊候人知賊自選精銳與老小輜重分道期山後會集可擊之輜重忠義以為然遂過移

馬嶺進及梟嶺西陷泉賊見左翼據南岡為陣不敢犯右翼萬戶烏延查刺擊賊少却志寧與夾谷清臣等擊之賊衆大敗涉水走窩斡母徐輦輿營由落括岡西去志寧追及之盡獲其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偽節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窩斡走奚中至七渡河志寧復敗之賊過渾嶺入于奚中志寧獲賊將稍合住釋弗殺許以官賞縱之歸約以捕窩斡自効稍合住既去見窩斡祕不言見獲事乃反間奚人于窩斡曰陷泉失利奚人有貳志不可不察當是時窩斡屢敗其下亦各有心稍合住乃與賊帥神獨斡執窩斡詣右都監完顏思敬降志寧與萬戶清臣

宗寧速哥等追捕餘黨至燕子城盡得所畜善馬因至抹
拔里達之地悉獲之逆黨既平入朝為左副元帥賜以玉
帶經略宋事駐軍睢陽都元帥忠義居南京節制諸軍宋
將黃觀察據蔡州楊思據潁昌志寧使完顏王祥復取蔡
州黃觀察遜去完顏襄攻潁州拔之獲楊思乃移牒宋樞
密使張浚使依皇統以來舊式浚復書曰謹遣使者至麾
下議之是時宋得窩斡黨人括里扎八用其謀攻靈璧虹
縣都統奚撻不也叛入于宋遂陷宿州括里等謀曰此人
騎射戰勝攻取今夏月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李世輔
之來攻宿州歸德尹木甲撒速宿州防禦使烏林谷刺

撒萬戶溫迪罕速可裴滿婁室不守約束不肯堅壁俟大
軍輒出與戰由是軍敗城陷刺撒嘗遣人入宋界貿易交
通李世輔受其賂遺久之事覺伏誅謀克賽一坐故知不
舉除名撻不也母幹里懶緣坐當死上曰撻不也背國棄
母殺之何益朕閔其老遂原其死詔撒速刺撒速可婁室
各杖有差撒速刺撒仍解職世輔自以為得志日與括里
扎八置酒高會志寧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中使
來督軍志寧附奏曰此役不煩聖慮臣但恐世輔遜去耳
世輔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曰當令十人執一人也括
里等問候人所見上將旗幟知是志寧謂世輔曰此撒合

鞏監軍也軍至萬人慎毋輕之五月二十日志寧將至宿
州仍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為疑兵三猛安兵駐州南
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阨其歸路世輔望見州西兵旌
旗蔽野果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
以步騎數萬皆執盾背城為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
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障後攻志寧軍萬戶蒲查擊敗之
右翼萬戶夾谷清臣為前行撤毀行馬短兵接戰世輔軍
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盡按敗將將斬之其
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城中虛實明日世輔悉兵出戰
騎兵居前志寧使夾谷清臣當之世輔別將以五六千騎

為一隊與清臣遇清臣踵擊之宋將不能反旆志寧軍
軍力戰世輔復大敗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爭城門而
入門填塞人人自阻遂緣城而上我軍自濠外射之往往
墮死於隍間殺騎士萬五千步卒三萬餘人世輔乘夜脫
走明日夾谷清臣張師忠追及世輔斬首四千餘赴水死
者不可勝計獲甲三萬他兵仗甚衆上以御服金線袍玉
吐鶻賓鐵佩刀使移刺道就軍中賜之凡有功將士猛安
謀克並如陝西遷賞蒲葦進官三階重綵二端緜六匹
鼓笛手吏人各賜錢十貫詔志寧曰卿雖年少前征契丹
戰功居最今復破大敵朕甚嘉之宋人議和不能決都元

帥僕散忠義移軍秦和志寧移軍臨渙遂渡淮徒單克寧
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乃決意請和使者六七往
反議遂定宋世為姪國約歲幣二十萬兩匹魏杞奉誓書
入見復通好志寧還軍睢陽上以御服玉佩刀通犀御帶
賜之詔曰靈璧虹縣宿州兵士死者朕寔閔焉宜歸葬鄉
里官為齋送人賻錢三十貫鳳翔尹字术魯定方以下猛
安謀克官為致祭定方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猛安三
百貫謀克二百貫蒲里衍一百貫權猛安二百貫權謀克
一百五十貫權蒲里衍七十貫五年三月忠義朝京師志
寧駐軍南京五月志寧召至京師拜平章政事左副元帥

如故志寧復還軍賜玉束帶上曰卿壯年能立功如此朕
甚嘉之南服雖定日月尚淺須卿一往規畫六年二月志
寧還京師拜樞密使七年十一月八日皇太子生日宴羣
臣於東宮志寧奉觴上壽上悅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
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
上手飲志寧即以玉杓及黃金五百兩賜之以第十四女
下嫁志寧子諸神奴八年十月進幣宴百官于慶和殿皇
女以婦禮謁見志寧夫婦坐而受之歡飲終日夜久乃罷
九年拜右丞相十一年代宗叙北征既還遣使者迎勞賜
以弓矢玉吐鶻入見上慰勞良久是日封廣平郡王復遣

使就第慰勞之皇太子生...宴羣臣於東宮以玉帶賜志
寧上曰此梁王宗弼所服者故以賜卿郊祀覃恩從征護
衛皆有賜進封金源郡王十二年志寧有疾中使者問日
三四輩疾亟賜金丹三十粒詔曰此丹未嘗以賜人也使
者至志寧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是歲薨上輟朝臨其喪
行哭而入哀動左右將葬上致祭見陳甲柩前復慟哭之
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葬事祠堂皆從官
給謚武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志寧妻永安縣主妬甚嘗
殺孕妾及志寧薨後諸神奴兄弟皆病亡世宗甚惜之遣
使諭永安縣主曰丞相有大功三先朝舊臣惟秦宋二王

功大餘不及也今養其孽子當如親子視之二十二年上
問宰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孰愈尚書左丞襄奏曰忠
義兵權精緻此其所長也上曰不然志寧臨敵身先士卒
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明昌五年配享
世宗廟廷

僕散忠義本名烏者上京拔盧古河人宣獻皇后姪元妃
之兄也高祖幹魯補曾祖班觀祖胡闌父背魯國初世襲
謀克婆速路統軍使致仕忠義魁偉長鬚喜談兵有大略
年十六領本謀克兵從宗輔定陝西行間射中宋大將宋
兵遂潰由是知名帥府錄其功承制署為謀克宗弼再舉

河南表薦忠義為猛安攻冀州先登攻大明府以本部兵
力戰破其軍十餘萬賞以奴婢馬牛金銀重綵從宗弼渡
淮攻壽廬等州宗弼稱之曰此子勇略過人將帥之器也
賞馬五匹牛一百五十頭羊五百口領親軍萬戶超寧遠
大將軍承其父世襲謀克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
學文直字及古算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
以職業為務郡中翕然稱治忽一夕陰晦囚徒謀為反獄
倉猝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搥鼓鳴
角囚徒以為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郡民請闕願
留詔從之八年改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

遷西北路招討使入為兵部尚書倖散忽土嘗與海陵慕
立恃勢陵傲同列忠義因會飲衆辰之海陵不悅出為震
武軍節度使火山賊李鐵槍乘暑來攻忠義單衣從一騎
迎擊之射殺數人賊乃退改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
管海陵召至京師謂之曰洮河地接吐蕃木波異時剽害
良民州縣不能制汝宿將故以命汝賜條服玉具佩刀閱
再考徙平陽尹再徙濟南尹以本官為漢南路行營副統
制伐宋克通化軍世宗立海陵薨揚州罷兵入朝京師拜
尚書右丞移刺窩斡僭號兵久不決右副元帥完顏謀衍
既敗之于霧霖河乃擁衆貪鹵掠不追討而縱其子射

暴橫軍中士卒不用命賊得水旱善地官軍踵其遺餘水
草乏馬益弱賊軼出山西久無功忠義請曰契丹小寇不
時殄滅致煩聖慮臣聞主憂臣辱願効死力除之世宗大
悅即召還謀衍勒歸斜哥本貴拜忠義平章政事兼右副
元帥封榮國公賜以御府貂裘寶鐵吐鶻弓矢大刀具裝
對馬及安山鐵甲金牌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連職之外並
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遷賞詔諸將士曰兵久駐邊陲
蠹費財用百姓不得休息今以右丞忠義為平章政事右
副元帥宜同心勦力無或弛慢忠義至軍賊陷靈山同昌
惠和等縣陣而西行忠義追之及于花道宗亨為左翼宗
叙為右翼與賊夾河而陣賊渡河先攻左翼偏敗右翼救
之賊引去窩斡乃以精銳自隨以羸兵護其母妻輜重由
別道西走期於山後會集追復及于梟嶺西陷泉與賊遇
時霧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
辜天不助惡當為開霽冀已昏霧廓然及戰忠義左據南
岡為偃月陣右迤而北大敗之獲其弟梟俘生口三十萬
獲雜畜十餘萬車帳金珍以鉅萬計悉分諸軍賊走趨奚
地遣將追躡至七渡河又敗之既踰渾嶺復進軍龍之望
風奔潰遁入奚中降者相屬於路詔忠義曰卿材能素著
果能大破賊衆朕甚嘉之今遣勞卿如朕親往賜卿御衣

度骨睹犀具佩刀通犀帶等就以俘獲均散軍士窩幹既
敗遂入于奚中高忠建敗奚于栲撓山移刺道取抹白諸
奚之家抹白奚乃降窩幹執勢益弱紇石烈志寧獲賊將積
合住縱之使歸約以捕窩幹自贖仍許以官賞稍合住與
其黨執窩幹詣完顏思敬降契丹平忠義朝京師拜尚書
右丞相改封沂國公以玉帶賜之自海陵遇弑大軍北還
而窩幹鳴張命將徂征及窩幹敗其黨括里扎八奔入于
宋宋人用其謀侵掠邊鄙攻取泗壽唐海州於是宋主傳
位于宗室子睿是為宋孝宗雖睿遣使來而欲用敵國禮
世宗以紇石烈志寧經略宋事制詔忠義以丞相總戎事

居南京節制諸將時大定二年也忠義將行陛辭上諭之
曰彼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既至南京簡閱士卒
分屯要害戒諸將嚴守備使左副元帥志寧移牒宋樞密
使張浚其略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書定疆界
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衛請
會兵相見宋宣撫使張浚復書志寧曰疆場之一彼一此
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當置勿道謹遣官察敵造虜
下議之是時已復泗壽鄧州請隨其城遷其民于宿亳臺
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待之則已忠義使將士擇善水陸
休息且牧馬俟來歲取淮南初世宗詔諸將由泗壽唐鄧

三道進發宋人聞之即自方城葉縣以來田野皆燒夷之
使無所芻牧忠義命唐鄧道軍芻牧許汝間三年忠義人
奉事遂以丞相兼都元帥無何還軍中忠義與宋相持日
久慮夏久雨弓力易減宋或乘時見攻豫選勁弓萬張於
別庫及自汴赴闕議事次澧州宋將奎卅輔果掩取靈璧
虹縣遂陷宿州忠義使人還汴發所貯勁弓給志寧軍與
宋人戰遂大捷竟復宿州忠義還以書責宋宋同知樞密
院事洪遵計議官盧仲賢遣使二輩持與志寧書及手狀
歸海泗唐鄧州所侵地約為叔姪國報書期十一月使人
境宋又使人來言禮物未備請俟十一月行成忠義以其

事馳奏請定書式且言宋書如式則許其入界如其不然
勢須遣還本國復稟其主若是往復動經七八十日恐誤
軍馬進取世宗以詔諭之曰若宋人歸疆歲幣如昔可免
奉表稱臣許世為姪國忠義乃貽書宋人前後凡七宋人
他託未從忠義移大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盱
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而世宗意天下厭苦兵革思與
百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四年正月忠義使右監軍宗
叙入奏將近暑月乞俟秋涼進發詔從之宋使胡昉以右
僕射湯思退書來宋稱姪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昉留軍
中答其書使使以聞詔曰行人何罪遣胡昉還國

宜措畫八月詔忠義曰前請俟秋涼進發今已八月復俟
何時先是忠義乞增金銀牌上曰太師梁王兼數職未嘗
增也至是增都元帥金牌一銀牌二十左右副元帥金牌
各一銀牌各十左右監軍金牌各一銀牌各六左右都監
金牌各一銀牌各四三路都統府銀牌各二乃定南界官
負百姓歸附遷賞格元帥府獲宋謀人符忠忠前嘗至中
都大興府官詰問忠執文據及與泗州防禦判官張德亨
知識由是獲免厚謝德亨德亨受之忠具款服乃奏其事
于朝於是大興少尹王全解職德亨除名和議始于張浚
七更洪遵湯思退及徒單兀寧敗宋魏勝于十八里莊取

楚州世宗下詔進師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密院
事王之望書一一如約和議始定宋遣試禮部尚書魏杞
崇信軍承宣使康濟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主國書式并
國書副本宋世為姪國約歲幣為二十萬兩匹國書仍書
名再拜不稱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濟入見其書曰
姪宋皇帝眷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
魏杞還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
姪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罷兵詔天下以
左副都點檢完顏仲為報問國信使太子詹事楊伯雄副
之忠義奏官軍一十七萬三千三百餘人留馬步軍一十

一萬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許宋講好而屯戍尚多可
除舊軍外選馬一萬二千阿里喜稱是步軍虞候司軍共
選一萬五千及簽軍一萬與舊軍通留六萬富強丁多者
摘留貧難者阿里喜官給富者就用其奴其存留馬步軍
於河北東西大名府速頻胡里改會寧咸平府濟州東京
曷速館等路軍內約量揀取其西南西北招討司臨潢府
泰州北京婆速曷懶山東東西路並行放還詔近侍局使
萊滿子寧佩金牌護衛醜底斡寶祗候馳滿回海佩銀牌
諭諸路將帥以宋國進到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盡數給
與見存留及放散軍充賞曾過界者人給絹二匹銀二兩

不曾過界者銀二兩絹一匹阿里喜絹一匹謀克倍軍人
猛安倍謀克押軍猛安謀克年老有勞績者量與除授又
詔曰其令一路全罷者先發遣之賜忠義玉束帶三月詔
曰如大軍已放還丞相忠義宜先還左副元帥志寧右監
軍宗敘留駐南京餘官非急用者並勒還任忠義朝京師
上勞之曰宋國請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
元帥大定初事多權制詔有司刪定上謂宰臣曰凡已奏
之事朕嘗再閱卿等母懷懼朕於大臣豈有不相信者但
軍國事不敢輕易恐或有誤也忠義對曰臣等豈敢竊意
陛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留神萬幾天下之福也大定六

年正月忠義有疾上遣太醫診視賜以御用藥物中使撫問相繼於道是月薨上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世宗將幸西京復臨奠烏合參知政事唐括安禮護喪事凡葬祭從優厚官為給之大宗正承竟充勅祭使中都轉運副使王震充勅葬使百官送葬具一品儀物建大將旗鼓送至墳域謚武莊忠義動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士與人極和易侃侃如也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及為宰輔知無不言自漢唐以來外家多緣恩戚以致富貴又多不克其終未有兼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十一年詔曰故左丞相忠義族人及昭德皇后親族人材可用者左副點檢烏古論元忠體察以聞二十一年上思忠義功勒銘墓碑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子揆別有傳

徒單合喜上京速蘇海水人也父蒲涅世襲猛安合喜魁傑力過人一經聞見終身不忘天輔間從余源郡王婁室為扎也其愛之天會六年以功為謀克尋領婁室親管猛安元帥府聞其才命權左翼軍事皇統二年為隴州防禦使以兵十五人敗宋兵二百於高陵以兵五百人敗宋兵二千於秦州以兵八百人敗宋兵三千五百於鳳翔以二謀克拒饒風關宋兵二千來奪其關口奮擊敗之諸軍

乃得過險遷平涼尹再徙臨洮延安尹是時關陝以西初
去兵革百姓多失業合喜守之以靜民多還歸者天德二
年為元帥左都監陝西統軍使貞元二年以本官兼河中
尹正隆六年為西蜀道兵馬都統世宗即位以手詔賜合
喜曰岐國失道殺其母后橫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
創業之艱難勉膺大位卿之子弟皆自軍中來歸卿國家
舊臣豈不知天道人事卿軍不多未宜深入當領軍屯境
上陝右重地非卿無能措書者俟兵革既定即當召卿
自勉之大定二年復為陝西路統軍使未幾改元帥右都
監表陳伐宋方略詔許以便宜從事轉左都監破宋兵

華州是時宋吳璘侵古鎮分據散關和尚原神義口玉女
潭大蟲嶺石壁寨寶雞縣兵十餘萬陷河州鎮戎軍合喜
乞濟師詔以河南兵萬人益之合喜遣丹州刺史赤盞胡
遠魯改以兵四千守德順吳璘以二十萬人圍之統軍都
監石抹迭勒將兵萬人破宋兵于河州還過德順駐兵平
涼求益兵于合喜以解德順之圍合喜遣萬戶完顏習尼
列大良順寧州刺史顏盞門都各將本部兵合二萬人以
順義軍節度使烏延蒲嵩黑統押之與迭勒會吳璘聞之
使偏將將兵五千人來迎前鋒特里失烏也奚王和尚
擊敗之追至德順城南小溪邊璘自將大軍接國軍而

也等馳擊之迭勒蒲萬黑繼至併力戰日已暮兩軍不相
辨乃解已而璘報云宋主遣使至兩國講和請各罷兵璘
遂遁去蒲萬黑亦引軍還自宋兵圍城至是凡四十餘日
乃解初德順在圍中押軍猛安溫敦蒲里海身先士卒力
戰未嘗少挫及救兵至圍解蒲里海之功爲多頃之吳璘
復來犯陝西州郡兵十餘萬詔以兵七千益合喜兵號二
萬人慶陽尹烏延蒲轄奴延安尹高景山分領之彰化軍
節度使璋通遠軍節度使烏延吾里補寧州刺史移刺高
山奴京兆少尹宗室泥河恩州刺史完顏謀良虎皆備軍
前任使宋人驅率商號及華山南山之民五萬人來圍華

州押軍萬戶裴蒲按刺欲堅壁守之猛安移刺沙里刺曰
宋兵雖多半是居民不習戰不如擊之於是按刺以騎兵
千人敗宋前鋒追至其大軍亦敗斬首五千餘級已而璋
敗宋姚良輔軍于原州宋戍軍自寶雞以西至于大蟲嶺
皆自散關遯去頃之吳璘聞赤盞速魯改烏延蒲里黑軍
已去德順率兵號二十萬復據德順陷鞏州臨洮府臨洮
少尹紇石烈騷洽死之詔贈官一階賜錢五百貫合喜以
璋權都統習尼列權副統將兵二萬攻之連戰宋兵雖敗
璘恃其衆不肯去分其兵之半守秦州合喜乃自行駐水
洛城東自六盤山西抵石山頭分兵守之當德順秦州之

兩間斷其餉道璘乃引去都統璋副統習尼列邀擊宋經
略使荆阜自上八節至甘谷城殺數千人習尼列擒宋將
朱永以下將校十二人宋張安撫守德順亦棄城遯速魯
改邀擊之所殺過半擒將校十餘人遂復德順州宋之守
秦州者亦自退高崇山定商號宗室泥河取環州於是臨
洮鞏秦河隴蘭會原洮積石鎮戎德順商號環華等州府
一十六盡復之陝西平詔書獎諭賜以玉帶詔陝西將士
猛安階昭毅以下遷兩資具昭武以上遷一資謀克階六品
以下遷兩資五品以上遷一資押軍猛安階昭武以上者
遷一資昭毅以下武義以上遷兩資昭信以下女直人遷

官武餘人遷奉信無官者女直人授敦信餘人授忠武押
軍謀克武功以下忠顯以上遷兩資忠勇以下女直人遷
昭信餘人遷忠顯無官者女直人授忠顯餘人授忠翊正
軍有官者遷一資無官者授兩資猛安賞銀五十兩重綵
五端絹十匹權正同之正軍人給錢三十貫阿里喜十貫
戰沒軍官軍士長行贈官賜錢有差五年置陝西路統軍
使兼京兆尹元帥府移治河中府統軍使璋朝辭上曰合
喜年老以陝西軍事委卿凡鎮防利害可訪問合喜也七
年入為樞密副使改東京留守賜以衣帶佩刀詔曰卿年
老以此職優佚宜勉之九年入為平章政事奏睿宗收復

漢西功數事上嘉納之藏之祕府封定國公十年薨上方
聖德聞訃遂能有司致祭備禮以葬賻銀一千二百五十
兩及重綵幣帛二十一年上念其功遷其孫三合武功將
軍授世襲木猛安曷懶若窟申謀克泰和元年配享世宗
廟廷軍官置土身百朝官與餘亦或正軍置列西
贊曰大定之初兵連於江淮難作於契丹謀衍挾功富幹
橫噬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獨斷召還謀衍僕散忠義受任
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之謂邪紇石烈
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敢辭為宰相則誠不能如知為
相之難固所謂賢也秦隴之兵殆哉岌岌乎徒單合魯
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哉

卷之十

十一

北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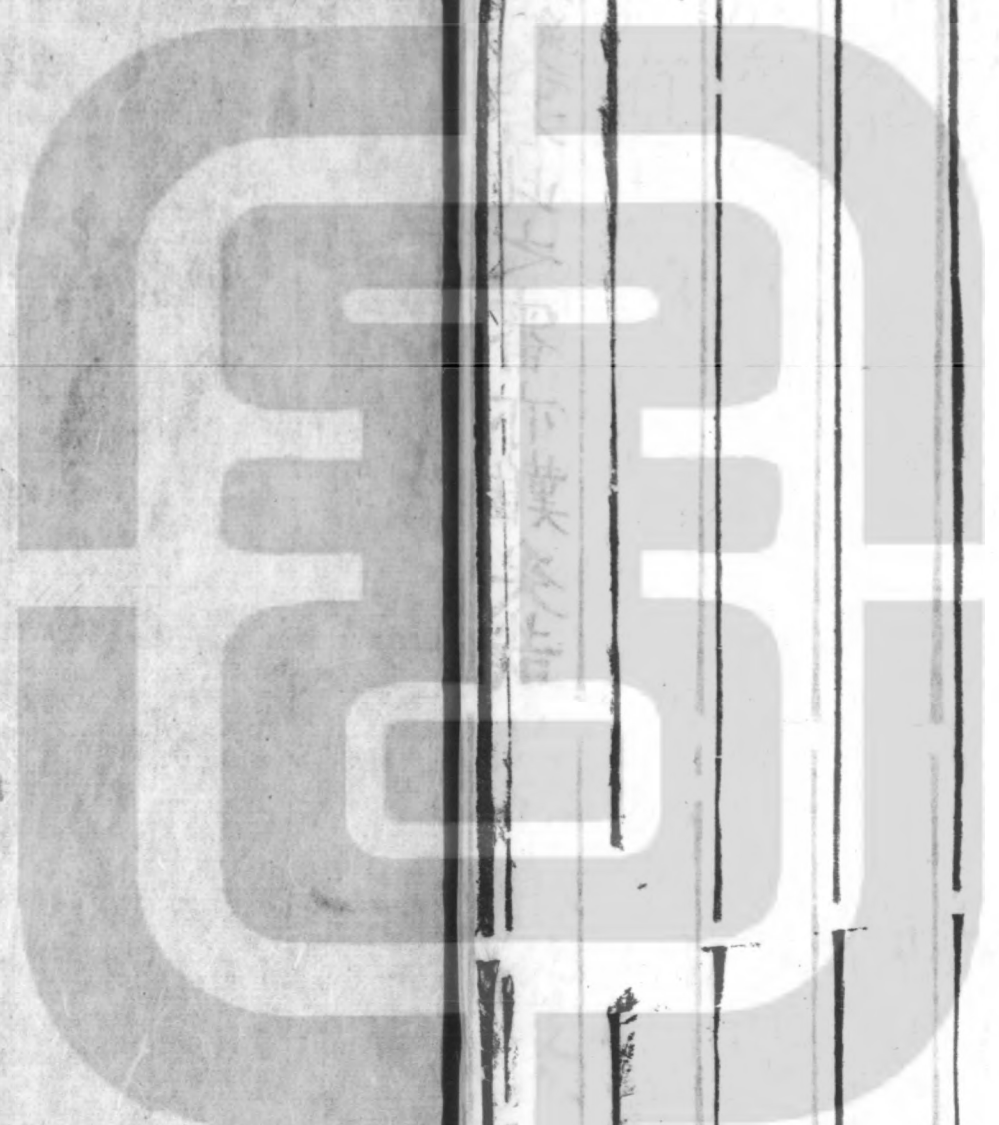
一

一

一

一

一



卷之十

